隱峯年譜

全

牛山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年譜　徐鳳齡

卷之二

附遺事　徐鳳齡

行狀　俞棨

墓誌　尹宣舉

墓表　朴世采

祭文　崔尚虎

　　鄭琰

元履一
趙　翼
李壽仁
金　浯
尹宗之
大溪書院復享祭文
李光錫
大溪書院　賜額祭文
大溪書院移建奉安祭文
李敏輔
道山書院上梁文
盧文翰

牛山先生年譜目錄　終

牛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先生諱邦俊字士彥姓安氏系出竹山自號冰壺學者稱爲牛山先生

皇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宣祖昭敬大王六年癸酉十一月丙申二十日酉時先生生于寶城梧野里第是月初旬仲父冬巖公夢有一衣冠長者問解娩耶曰未也既望又來問是日夜又來問公曰解娩矣問何時耶曰酉時其人嗟歎曰酉時欠矣以此先生乳名初命以三問冬巖公以爲成三問之名雖可慕但受禍最酷遂改以三文○先生始生之夜婢僕及村人同夢有一大鵬自先生家屋角冲天而上衆禽無數隨之纔至數十餘丈大鵬垂翅還下衆禽亦隨之而下如是者三於是衆禽四散大鵬不知所之宗戚及鄉黨聞知者皆稱拔萃出類之祥而亦憂其不能彙征云

二年甲戌 先生二歲

三年乙亥 先生三歲

四年丙子 先生四歲

五年丁丑 先生五歲

六年戊寅 先生六歲

七年己卯 先生七歲○有二人爭刀相鬪先生卽解所佩刀與之以止其鬪

八年庚辰 先生八歲○爲季父進士公後時進士公已歿夫人梁氏取而子之

九年辛巳 先生九歲

十年壬午 先生十歲

十一年癸未 先生十一歲 始從同郡竹川朴先生受學 竹川諱光前退

溪門人以學行著名官至翊衛十二月丁本生母夫人朴氏喪夫人以染疾歿斂殯之後先生本生父僉樞公率避于外先生潛入殯所號哭不省僉樞公親至外舍大加嚴責然後不得已而出

十二年甲申先生十二歲

十三年乙酉先生十三歲二月過朴夫人禫事申心制

十四年丙戌先生十四歲從蘭溪朴先生受學蘭溪諱宗挺乃先生姊夫也以學行薦爲別提孝友文章爲世所推先生就學焉一日蘭溪出言志詩題令同學者五六人各製之先生即製以進詩曰世人本無志皆好富與貴我心不在此欲隱深山裏端居正衣襟玄默獨向壁獨酒兩三杯彈琴一二曲流覽左氏傳浪讀陶杜詩君不見伯夷叔齊子登彼西山採其薇又不見宋時處士陳摶子隱居華山晝掩扉平生抱此志何日遂所欲遂與同志友今夕相論確脫巾枕寒石漱齒清流湍歌於斯詠於斯逍遙於茲

山之間蘭溪批曰奇哉此童志氣若此他日幸不負斯文又曰此意可嘉難與俗人言紫霜逸興吾與爾共之

十五年丁亥先生十五歲 著李大源傳 時倭賊入寇鹿島萬戶李大源力戰死之先生朝廷未詳大源節義賴嘉其節義立傳以記之以崇奬節義稱於世先生而不泯其在髫齡已

十六年戊子先生十六歲 棄舉業 赴鄉試見場屋間紛擾喧聒之狀心甚恥之遂絕意舉業○嘗曰世之以儒爲名者只知尋章摘句而已其於爲己之學懵不知爲何事是可歎也遂專心性理之學

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七歲 三月聘慶州鄭氏于順天地 判官承復之女禮曹參議孝終之玄孫○逆賊汝立之變先生姊夫李英男欲赴丁巖壽請討之疏會先生謂英男曰當此東西分黨之時逆獄大起連累無辜爲士者固當含默往參疏會恐爲後日之禍英男乃悟稱疾不去疏上儒生十八竟被拿繫人服其先見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八歲 子厚之生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九歲四月往拜牛溪先生於坡山仍受業

時牛溪先生散遣門生不爲教授已過十餘年先生始至納名牛溪先生曰余之病廢國人所知公雖遠來不能相見先生曰先生之杜門謝客小生之所知而今到門庭師弟之分已定雖謁枕席之前豈有不可之理乎牛溪先生固辭不見先生退宿於聽松書院翌曉拱立門外日晚不退牛溪先生嘉其誠篤始許贄禮曰留受業見解高明多發蘊奧牛溪器重之

二十年壬辰先生二十歲子愼之生○從竹川先生倡起義旅

時倭寇分道八京　大駕播越龍灣先生參謀義兵幕下竹川病不能任軍事推任眞寶啓英爲大將有稟議事於體府而難其人一軍之望皆屬先生先生將命往拜體府於公山時松江鄭相公澈爲體府使先生論難儀務咸得事宜相公大加敬歎○先生以義兵幕下往在嶺南遇一士人善推步者論命曰此命論者皆謂凶葬終云耶曰然曰否凡人命必凶終者雖百襲珍藏終不得免此命乃伏節死義之命若出爲世用則必爲成

仁取義不然而遯世無悶不改其樂則必享安樂晚節蘭香頗遠聞然以俟百世而後其名乃大顯之命也云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二十一歲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二十二歲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二十三歲 有書于蘭溪 時蘭溪築精舍于芝山下爲一生藏修之地兼治養生之道先生書以勉之略曰梁谷早卒牛溪獨存牛溪百世後傳道者其誰必須才足以及此志足以當是可以傳是道求之當世惟先生一人而已○蘭溪清修好學憂愛君親居家孝友壬辰之亂與同志抗章論事不立黨和平氣像暗合於坡塾門路先生之期以道學決非阿好而曾未幾時竟以孝死惜哉先生知人之鑑亦可見矣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二十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二十五歲 避兵人大原山 時倭賊陷南原分布列邑先生奉老

親與竹以先生避兵于大原山賊過山下見避亂人揮劍亂入人皆逃避先生以爲與其坐而待死不若殺一賊而死領數十人下江邊相戰賊將爲流矢所射殺賊敗走一行賴以得全○是歲避亂之行牛溪先生簡牘及蘭溪手札縫藏于衣領之中以至完璧牛溪先生所付石潭野史亦不失焉其景慕師門之誠不少解於板蕩之際如此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二十六歲 六月遭牛溪先生喪加麻期年 自壬辰至丙申牛溪先生在平安黃海等地去湖南千餘里賊兵充斥道路不通而先生製衣奉書存問不廢如在平常庠塾間之時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二十七歲 子審之生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二十八歲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二十九歲 二月丁母夫人梁氏憂 喪葬祭禮一依朱文

公家禮

三十年壬寅先生三十歲。鄭仁弘奇自獻等誣陷牛溪罪及衆壞先生時在憂服中益無意於世屏伏丘壑一味遯藏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一歲四月服闋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二歲八月本生考僉知公卒先生內奉事本生考克敬克孝養體養志各盡其道僉知公多以田民成文別給先生辭之甚及僉知公卒以其田民分諸姪子之最貧者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三歲過僉知公小祥申心制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五歲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七歲六歲子益之生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先生三十七歲○先是有蒼頭得妻生女年至十五六使役於家一日長興馬夢龍者來推盡其奴妻曾嫁馬家奴有娠不閱月而來者也奴妻厭爲馬婢且嫌母女相離拒之甚堅馬將空還先生招致奴妻問其真僞諭以人倫大義奴妻不敢隱以實告卽以其婢子出給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八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九歲挈眷入洛先生舊舍在於京城駱山梅溪洞至是往居焉

四十年壬子先生四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四十一歲子逸之生○修重峯先生抗義新編令畫手模寫八事跋曰某於先生雖未及登門覿德而竊嘗景慕風義自闡殉節以來尤切山仰其遺文事蹟世多未傳恐或久而泯沒積年搜訪僅得封事雜著總若干篇分類爲全集凡六卷一

陳時務二救師友三論朝政四請絕倭五舉義兵六雜著將欲傳諸同志以謀不朽第劇切貴近仇敵滿國百年論定之前決不敢輕以示人於是撮其中請絕倭舉義兵疏章及檄書附以碑文言行別爲一書名之曰抗義新編既又抽得八事令畫手李澄寫以爲圖置之卷首俾觀者目擊而思存愚夫愚婦亦得資慕而興起焉老泉所謂像亦不爲無助者此也至於躬耕實禮兩圖或者以爲不切於此錄殊不知先生之忠本於孝移而忠孝之道又本於服事先覺而得之生三事一義無二致也雖然先生身乎今而心乎古者也不得其心而惟跡之求則區區毫墨固不足以知先生古人言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然則觀乎是書者盍相與求其心焉

於金浦地買重峯先生舊基與遺孤樹碑

重峯舊基在於金浦而子孫貧寒斥賣爲他人所有先生聞之慨然以其地所在田捐給其子孫今立碑建祠乃其地也

冬決意下鄉占得牛山

時爾瞻諸賊充滿朝廷金鬪尹昕與之比鄰先生知其不可久留方欲南還洞中士夫子弟以先生爲師表相與呈書禮判爾瞻請爲教官先生力圖得免遂杜門不出爾瞻又以薦用之意言于

先生妻孽娚鄭思立曰汝之嫡妹夫以巳師被誣無意仕宦云若來見我則我當伸雪牛溪沒以此意傳之又啓請開南臺之路其意蓋在先生也韓纘男再度來訪先生皆避不見於是南還之計益決月沙李廷龜楸灘吳允謙海昌尹昉槐陰洪遵諸公皆以爲必有大患不可輕易去留惟滄浪成文濟與先生之意相符○丁未年間先生夢得一地幽邃窈窕真藏修之所未嘗忘焉是歲冬先生身先下鄉行到牛山則其山水之勝果協於昔日夢中所見遂決卜居之志

四十二年甲寅 先生四十二歲 秋大歸于牛山

臨別諸友贈詩頗多不能盡記月沙詩云有客梅溪洞柴門盡日扃青山一茅宇白首太玄經混世非孤憤憂時且獨醒無人識深趣千載共沈冥又云末路逢佳士殘年托後生乾坤首意氣湖海擅聲名世事寧堪說鄉山有此行臨分一杯酒離恨莽難平又云苦說歸田好棲遲又一年吾衰今已矣君去愛飄然福地占佳夢新居是勝緣惟將精舍記遐想卧遊邊又云出世非求聞還山豈近名寸心惟國士高義本家聲書爲窮愁著詩自偶興清殘生欠一死中夜涕縱橫

滄浪詩云古人不可見俗人難與言踽踽辛世中棲跡
城西園閒居息交遊相對惟陳編有美瑩如玉千里來
惠然膠漆一以合倏焉成良緣肝膽默相會誣可言以
宣後家老相依築室分華山優遊樂有餘庶以終吾年
又云良會未云久如何出離言美子歸考槃遂初山陽
園行裝何所有古今書百編少年輕別離此日俱茫然
樹雲永相望暖眼知無緣離情不可極毫墨何由宣白
駒在空谷音塵閒河山去矣可若何索居當暮年槐陰
詩云江南人物冰壺子灑落清標拔俗姿月窟攄時心
有得天機明處道無違久知物外少塵土方信人間多
是非今向牛山營小築却慙衰病未同歸

築精舍作記文

時惟以畢命丘園為心自逢兵亂以來尤無意於人世
常欲移家入山考槃澗谷而溪山佳處每恨其土薄難
植艱食為患家累相牽未能決去恒欝欝不樂頃在丁
卯年間同郡林埈叔瞻來訪曰與同宿是夜夢與叔瞻
及朴君而認彥章相可居之地行到一處山明水麗樹
木葱蒨景物甚佳余謂二友曰此地可居但西北山豁
受風此可恨也叔瞻曰若多栽松竹歲久蒙密則當無
此患也因相與賦詩數篇蝴蝶忽驚躍然而興則乃一

略曰余必多疾病性且懦疎不合於

夢也詩盡忘只記吾詩滿天風露月光寒一句以語叔瞻且說夢中所見山川形勢叔瞻曰早晚當得佳地如此夢也余自得此夢五六年間想像不能忘恆往來于心曲越四年辛亥余自寶城松山別業搬家還京治駱山梅溪洞舊墟而居之冀紹堂構之業顧以鄉思難禁桂玉多艱懷歸未果每切覬繫之悲癸丑之冬余往寶城路出漕溪山中投宿松廣寺明發向松山行十餘里清江白石處處佳勝而恨其地非磽瘠不可以廬也行至郡北六十里許登一峴山下有一村頗瀟灑幽寂問之僕夫則曰此牛山村也余府縣而過殊不以經意也既留松山數月彥章相過留宿語及牛山曰問彥章果彥章之所嘗遊歷也彥章盛稱溪山之勝且言其田饒且多可以卜居余聞之喜甚叔瞻亦以書贊其決曰携叔瞻彥章往視之自松山抵牛山六十餘里三入并蓼沿江行到牛山周遊歷覽則果夢中所見也山川宛然一一符合而西北果豁二友亦在頗奇事也余以前夢語二友亦皆記憶而叔瞻則能誦吾夢中舊句相與慰賀而歸遂定移卜之計而可宅之地方爲村民所占無隙可闢於其間意甚恨也既而其人聞吾欲得之遂諾吾求售許以遷居側近而歸其室於吾永作同社之好

余曰以重貨易之越明年甲寅秋自京盡室南下而往家焉牛山與松山庄相距一日程我於山水求之亦切經行茲地非止一二而四十年來今始相遇物各有主遇各有時正謂此也竟人生百年之內閱世如蜉蝣古人逆旅過客之說眞善諭也固當安土順天以畢餘生而築松山舊居追近城市塵囂將我久有意於遷喬而未果也今日牛山之卜只取其幽寂之趣而恨其得之太晚也來日無多享此清閒之樂其興幾何余今年踰不惑半百已近造化真宅之歸想不遠矣一念眼眼不無齊景之顧懷好生怛化固衆庶之常事也古今牛山眞箇一轍有愧達觀時復自笑抑吾靈臺之中亦有別乾坤一安宅仁山智水萬物皆備無邊光景不減新上之興而弱喪年來茅塞久矣倘能迷途知返復我之初則雖蓬蒿陋巷必將有靜觀自得之妙矣不然布墻埴冥行迷不知復徒以擺弄烟霞追逐雲月而已則雖有加牛山數等之泉石亦未免爲玩物喪志之歸山不負吾而吾負山矣其於吾安宅何在京諸親舊問我新居勝勝如何或有怪我既來而復去者余既以實答之如右而曰筆而記之欲曰以自警焉○牛山地僻素無士夫村有一常漢冥頑無賴任情肆行先生卜居之處

懷厭憚之心侵侮凌暴無不至鄉人癡之呈邑宰欲治之先生力止之且優容以待其人遂感而化之盡其誠教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三歲撰湖南義錄及三寃記事刊行于世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四歲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五歲夏往還松山舊庄還時江水大漲乘船半渡浪惡幾覆舟中人皆惶惙失措在岸之人亦皆危之先生獨凝然堅坐神色不變云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七歲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八歲

章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九歲

二年壬戌 先生五十歲 春修重峯先生東還封事

跋曰我昭敬大王七年甲戌重峯趙先生以質正官赴京諫觀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於東方及其還也草疏兩章切於事務者八條關於根本者十六條先生先上八條疏及實正錄一篇以爲我國當一遵明制 先王批曰千百里外風俗不同若不撲風氣習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則徒爲驚駭之歸而事有所不諧矣於是先生知言不用不敢更上後十六條疏而今其遺稿猶幸尚存竊觀先生之志不止於效行明制將次因此推而上之挽回三代之治而明制尚不許施行則他又何望茲所以括囊退藏者歟意先生生于 嘉靖甲辰而以萬曆甲戌奉命觀周則是時先生年纔三十一而其見識學力已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實吾東土萬世以來數千載間世鍾英傑出之眞儒也有臣如此而言計不用終身坎軻竟以伏櫪而終豈不痛哉愚自弱冠之日欽仰先生不啻山斗常恐事迹泯沒無傳積年搜訪僅得遺文若干篇分類爲全集欲剞劂廣布以圖不朽而卷秩頗多工役未易姑撮其中請絕後舉義時封事諸篇及傳信言行錄題曰抗義新編刊行于世矣今又以此兩疏別爲一

書名之曰東還封事後之欲知先生者當於抗義新編觀其精忠壯節於此封事中考其經濟大志則雖不必遍觀全集而亦足以知先生之槩也蓋先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明誠兩進有體有用而所以行之者一也如使先生生於泣麟之前得逮樞衣於洙泗之間則吾知先生必能優入升堂之列而決不在七十子之後矣嗚呼盛哉

三年癸亥 仁祖憲文大王元年滅 五月與兵判昇平君金塗

○先生五十一歲

書 略曰夫重峯不止為一段節義之士考其學問操行實吾東方數千載間所未有之眞儒也伏節後三十餘年其孤三人子子無依一在沃川一在文義一在黃澗墳墓之患迫在朝夕廢朝時事固無足恠豈意閤下儕輩際會風雲當國任事而使此三孤者流離瑣尾亦如前日耶僕平生每仰閤下好賢尚義之風謂閤下一朝在位則其見於舉措施爲之間者必不與流俗同科而反正之後側聽踰月未聞有崇德褒賢之典并及於斯人何也豈閤下軍國事殷有未遑及於此耶昔在庚寅年間先相公守龍灣時爲時人所陷禍將不測其

時重峯爲作長書極論於刑判李公增力請救解其書載在抗義編中閤下其必聞而見之矣重峯之於先相公未嘗有一日之雅而特以意氣相許竭誠圖救至於此極則重峯之於閤下亦不可謂全無私感者矣夫以僕之庸鄙每讀其遺文未嘗不爲之感涕況在閤下而其可不一爲之動心乎伏願閤下函以此事從容陳達於榻前請舉褒恤之典加贈以議政之職仍官其子或命復職壁官或畀軍職之祿則國家褒忠象賢之道得矣後人亦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又聞朝廷之上黨論猶盛凡爲國之道不可以偏黨爲之伏願閤下裁抑年少偏黨之人極力調停收用人才先公後私爲國家柱石之臣幸甚方今老賊方窺西北可虞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爲急先務而守令之貪虐依舊生民未蒙其澤此非閤下儕輩之責乎答書略曰辭旨勤懇教以所不及自顧譾劣何以得此於左右拜領感激不知所諭近來人心疑危國事多艱加以水旱相仍可虞非一雖使管葛當之亦且不足如生朽材豈可以擔當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重峯諸子非不極力圖之而秉柄在他言不見施重義好善之人不可易得獨自歎吁云云

秋谿谷張公維來訪於牢山

溪上時張公以暗行御史來試先生於牛山先生謂曰當國家維新之日綱繆之策不可不及時講究收合人心訓鍊軍兵非今日之急務乎願公還朝與諸寮講行之谿谷有詩曰相憶十年別天涯問索居溪聲遠壑靜燈影小齋虛報國心腸熱論交鬢髮疎平生抱膝意莫惜著新書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二歲正月除童蒙教官不就時月沙李相國廷龜爲禮曹判書先生與之書略曰春初蒙恩除授童訓之官自惟草茅諭劣小病廢書尋常句讀亦多未通一家子姪不能自教皆令出就外傅況敢冒昧非分抗顏皐比於京塾之間甘心孝先腹便之譏乎八月除司圃署別提不就時昇平金相公爲吏判以書遺之曰掌圃微班固非待賢者之道而隨例注擬心竊愧恨暫回高遯之志適于城市是慰昕夕延望云云又嘗語人曰聽松後一人而已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三歲二月除司圃署別提不就吏判楸灘吳相公於廷席薦其可用曰奔競之風已成超然退去者惟此一人而已上曰此人予所聞知卿等爲先收用八月

除獒樹道察訪先生甚未安昇疾上京○是時楸灘爲吏判先生謂楸灘曰用人以爲屢蒙聖恩一未肅謝心白可也楸灘掉頭搖手曰全未全未一監役之闕求之者多至數十人如我望輕之人何能如是耶謝恩後即赴郵留十九日棄官還牛山溪上自是足迹未嘗一至都下蓋知時事不可有爲也○庚寅春三月先生往蘭溪門下路過綾城玄鶴川邊愛其水麗巖奇下馬遊賞回進飯點心俄有二僧來拜先生與之語分飯與之一僧年可五十餘一僧年纔二十許其老僧謂先生曰公他日必顯於世然上中分不好下分則吉遂辭去先生自獒樹歸將投宿於松廣寺遇一老僧於洞口先生不知而僧拜曰昔日面目也先生曰汝見我於何處僧言某年某日於綾城玄鶴巖下相見者是吾也先生始覺之果其僧也自庚寅至乙丑過三十有六年容貌不加老精神無異昔日曰世路多艱公宜勿出再三戒飭云蓋非常僧也以牛溪先生所付石潭日記出付月沙李公初辛卯年牛溪託以石潭

日記曰近觀時事不久大亂將生畿輔被發必倚外服汝將此冊幸圖傳後先生受而歸藏是年月沙主纂史之任欲修正誣史乃以此書付之時沙溪以早出爲非而先生以爲藏在草野或不免坡壘失火之變則不若急急收入史庫之爲愈其他議議禍辱褻何暇恤云云

六年丙寅 先生五十四歲

七年丁卯 先生五十五歲 春領義兵赴完山 分朝 時胡兵降至西路將士望風奔潰 大駕幸江都 世子駐完山先生聞亂舊義登程實城長興人士數百人從之路見號召使沙溪先生書略曰國事孔棘夫復何言僕以衰朽暮年猥承誤命不稱甚矣無可爲者當此艱危糾合義旅苟非人望不可能也伏惟公受國厚恩義先赴亂如欲募兵非公其誰伏願奮義建牙奬率鄉兵俯與不佞同事勤王不亦美乎勉副顒望幸甚以公爲義兵將已爲狀啓云先生以爲義將必須一道多士推其可將者拜之非吾所敢當也與其所從者數百人直向全州時完平李相國元翼領撫軍司請致先生問計先生隨所問一一

陳辨完平歎服曰此言正合時宜當啓達採用令吏曹參議李聖求詳細記錄未幾賊退事定先生即還于牛山十月哭長子婦成氏○十二月撰晉州敘事刊行于世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五十六歲

二年己巳 先生五十七歲

三年庚午 先生五十八歲○多十二月患髮際瘡症勢危重請醫治療醫以大鍼割破侍病之人無不失色憂泣醫亦惶惚先生晏然堅坐神色自若

四年辛未 先生五十九歲○本郡儒生任況等書篇先生於觀察使時白江李相公敬輿授親南況等上書曰郡有前察訪安某北平家世南國精英早歲受業於鄉先生竹川之門比壯從事於文簡公牛溪之庭學有淵源聞道有日以養心守靜爲平生涵泳之地文章足以占科貧窶可以祿仕隱而自珍懷寶遯世清修若節者六十年于茲矣頃者大臣聞而薦之以爲督郵則以爲天恩不可遲慢故遂入京謝恩纔到郵亭棄綬

而歸其後屢辟又皆不起加以天稟樂易與物無忤汎愛親仁各盡其道見年少後生則必勸以學問使之獎進一門之內爲孀婦者六人視其豐歉軫其飢寒而撫恤之其子女之貧乏無以昏嫁者出其資使昏娶之以時雖馬援奉嫂不冠不入范蔚字孤家無常兒何以加諸至如素性九爲於忠孝一節每語及事親至誠忘身殉國者則未嘗不三復而繼之以泣下其抗慨激勵之心雖在古人不足多讓矣

九月與楸灘書

略曰士君子出處現節最難苦魏野贈王文正公詩曰西祀東封都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贈冠萊公詩曰好去上天辭宰相知來平地作神仙此皆勸之使退也王終於相位寇莱國州晚節之難果如是乎韓復齋宗愈退居筆林村壁黃冠野服往來江湖其詩曰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李杏村嵒再登台鼎晚年乞骸與息影庵老禪爲方外交其詩曰浮世功名是政丞小窓閒味卽山僧二公風流高致淡足可尚近世朴思菴退居永平白雲山下築拜鵑窩終老其中我先生輒曰拜鵑窩上三更月應照先生一片心其晚節亦可謂賢矣未知今世亦有繼三賢者乎有則愚必識之矣麗季有僧贈鄭圃隱詩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

春風無好山園隱流涕曰嗚呼其晚也今之不退者無乃以園隱自期而不欲爲苟去耶麗季則國勢岌岌迫在朝夕宜乎園隱之不能去也今則 聖明在上國家粗安欲爲園隱此非其時而況三分四裂黨論崢嶸雖以古賢人處之決不可調停既不能調停土類共爲國事養病政府虛度時月則豈不爲晚節之一欠乎匹馬東門潛然歸來時平而爲緣野堂世亂而爲上水亭則亦足以無頑立懦不猶愈於在朝無補乎愚嘗以此意欲聞於相公而文淺言疎古人所戒未知相公以爲何如雖然非相公不得聞此言於愚非愚不敢進此言於相公愚之於相公雖謂之相信可也答書略曰去歲九月承拜情札縷縷別幅諄而玩之不啻三復若非至心相愛何以及此真所謂予里會心不謀同辭感歎感歎鄙人前年七月解職謝事之退三章未蒙 恩許今夏之初始得省掃歸伏先人墓下期以畢命田畝聞此大感顛還入城服戒後不敢遽還然愚揣之分終不可變也卒哭後當受尋遂初然老病至此能復幾時人無由奉晤臨紙惘惘

五年壬申 先生六十歲 四月除濟原道察訪不就○冬十一月

移書延平李公貴伸救高安東用厚時用厚赴京師朝犯賊繫獄先生

移書以救之其書曰節義之於國家猶元氣之於人也人有元氣則雖甚病不至於死國有節義則雖大亂不至於亡故國之存亡惟在於節義之扶植如何耳今不必遠引古昔姑以近日人所易曉者爲閣下明之丁亥倭變鹿島萬戶李大源戰死我 先王優加褒典仍令有司厚恤曹顯家訪其子敏修 命授泰陵參奉以顯亦嘗死於乙卯賊也 憲我 先王追思 明廟朝數十年既往之事至於錄用子孫其激勸將來爲國家慮可謂深矣是以壬辰之亂人皆感發忠臣烈士相繼而起得使神器危而不墜此無他我 先王能扶植節義之明效也戊申以後賊臣當國政刑紊亂節義之人視若仇讎褒崇一事不復舉行是以忠烈之裔反不如鄉里之常人流離他境丐乞者多舉世之人皆曰欲使子孫貧賤當作忠臣爲父兄者以此戒其子弟爲子弟者以此勉其父兄其流之弊至于丁卯胡變而驗矣當時碩德重望莫如金沙溪張旅軒鄭愚伏諸公而受 命號召之初諸道列邑殆無一人應募者不得已權宜設策儒生之壯者從軍弱者代奴又括民丁勒使爲兵而亦

多有不肯赴難者其視高霽峯金倡義趙重峯諸賢舉義兵時人皆戮力者則不啻天淵此無他昏朝不能扶植節義之一效也嗚呼壬辰之恢復由於湖南之保全湖南之保全由於諸義兵之起諸義兵之起由於高霽峯之首事小生請友覆詳陳焉當是時也　大駕西遷七道魚肉闔帥諸將奉頭鼠竄列邑守令望風奔潰國家之勢決不可收拾高霽峯三父子獨先舉義檄書金倡義只募羅州人百餘直入江都霽峯行收兵得數千人遂與趙重峯期會荊江共爲勤王之行聞湖西之賊踰公本道以爲國家根柢不可不先救輒回兵錦山力戰數日雖衆寡不敵大功未集然其賊勢窘蹙湖南得全霽峯既死其子高臨陂從厚以復讎將起兵於光州吳有爲副將進士文弘獻起兵於綾城推崔潭陽慶會爲大將小生已師姓朴名光前起兵於寶城病不能領軍推任眞實啓奕爲大將前萬戶張潤爲副將邊參奉士貞起兵於南原李潛爲副將姜希悅起兵於光陽姜希輔起兵於求禮其他若丁忠勳閔汝雲李繼璉等不可勝數此皆霽峯之幕下餘卒也於是諸義兵遂轉戰嶺南斬獲甚多賊不敢縱兵營窟自固諸義兵因與官軍留屯咸安等地癸巳六月賊酋清正合諸酋兵數十萬

水陸并進聲言先驅晉州直擣湖南金倡義移兵晉州定城守副元帥以下諸官軍皆托以外援各自散走惟高從厚崔慶會等諸義將與忠清兵使黃進金海府使李宗仁等同入晉州竭力拒守幾至一旬城陷之日七萬義士屠戮無餘賊遂分兵西出一路至河東一路至石柱未渡蟾津撤兵還退蓋賊之精銳太半被傷於是戰也於是湖南又得全嗚呼洎壬癸兵火先及於湖南則權元帥幸州之役李統制閑山之戰其資糧器械將何所取辦而能成奏捷之功乎世徒知兩將之有殊勳偉績而不知寡峯父子之爲張本可勝歎哉昔張巡許遠能捍守睢陽保障江淮而未嘗聞巡遠死後西家子弟書繼先烈如臨陂之爲則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誠鮮儔於古今故其名流八中國聞於天下宜使血食千祀子孫世祿者也嗚呼亾霽峯爲父以臨陂爲兄而有如用厚者出托迹於昏朝權貴之門其行可知獲罪於天朝奉使之日其律當死然而國家覆始以來賊汚之吏相望逮捕而未嘗見一人終斃於獄得蒙霈澤復齒仕籍者此莫非罪疑惟輕責以自新之盛意也今者用厚經年縲絏逐日搒掠命在朝夕無復可原之望用厚之罪雖曰罔赦獨不思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乎

黨錮諸賢徒以論議激勵頹俗陳蕃猶以爲十世宥之
今霽峯父子之節義如彼其高功烈如彼其大而不能
宥及一世無感乎義士扼腕而感慨國人嘖舌而歔欷
者也　宗廟朝圃隱之孫保有罪當刑大臣以圃隱進
言卽　命釋之圃隱以麗代忠臣其子孫尚且免死至
如鄭希登不過一忠直耳其子訥悖戾無行國人所知
及登武科官至牧府使終不擯斥古之待忠臣何其厚
也今之待忠臣何其薄也恕視忠臣一至於此國家不
幸脫有緩急則竊恐爲善者沮土崩瓦解之患有過於
丁卯年也霽峯有六男二女從厚曰厚與父同死於國
遵厚未娶而夭出厚居密過哀而死無子二女丁酉之
亂皆死於烈從厚之二子傳立傳言傳言無子而歿曰
厚四子倜霖傳川傳楫傳良霖早死無子楫良俱歿於
丙午子惟循厚用厚而皆無子在孫惟傳川傳立而已
憲天之所爲非人力可及也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地至
於人力之可及者亦誠之於天而不爲之動念則是霽
峯之賢不得於天而久見絕於人也仁人君子其可不
惻然動念乎哉用厚爲人嗜酒失性已久不惟奉職無
狀其於處鄉愚妄莫甚與人同飲小不如意則詬辱慢
罵無異奴隸以此衆叛親離皆以對面爲不幸疾之若

雖及其繫獄之後藹曰一談皆以爲霽峯之子死則可惜人心公議之不誣從可知矣設使用厚明示與刑以徇一國百世賊汚之風決不能懲創而徒失忠義者之心無以爲後人之勸矣寧貸一用厚待之以不死於禁錮而已則勸忠嚴賊似爲兩得矣閣下爲國大臣知無不言而獨於此事迄未聞論列無乃軍國事殷未暇念及於斯耶以閣下崇德象賢之心何其宜爲而久不言也古語云愛其人者及其屋上爲閣下其留念焉小生自少喜讀王梅邊祭文丞相文及霽峯檄諸道書日課誦數遍雖在道途馬上未嘗廢闕每讀至冉心晚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雞未甚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未嘗不髮豎膽裂繼之以流涕也讀臨陂與李適書至春草池塘阿連華發風雨中宵舊約難尋亦未嘗不三復感歎也意執非王臣霽峯獨死於忠孰非人子臨陂兄弟獨死於孝是何忠孝都萃於高氏之一家也云云

六年癸酉 先生六十一歲 著白沙雜著論辨在文集

七年甲戌 先生六十二歲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三歲春自宅山移卜于綾州雙峯洞○八月

與潘渚趙判書翼書 略曰前與楸相往復書謹以別紙錄呈幸留心省察且盡日垂草附碧流魚貪芳餌竟吞鉤前魚登釣後魚進閒倚苔磯笑禾休此詩生曾聞於人不知誰氏所作兄如有聞知示及云云答書曰蒙示與楸相往復書得見交道之至告教之忠此古人之事而乃見於今甚盛甚盛誠欲不脫晃而去也顧事勢有甚難者然老兄相告之意何敢忘何敢忘紙末絕句曾所未聞必是高人作也三復歎歎重峯先生至誠大節賴吾兄藉輔顯明可傳於百代此固兄之高義無愧於古人而有大功於斯世者也第行狀闕焉後之人無由備見先生進學行義始末幸更作行狀或年譜如何重峯平生兄必備聞之故以此望於兄云云

冬十一月與海昌尹相公防書 略曰高霽峯節義功烈猶得流傳而其子用厚犯罪雖重若撰之以古昔宥及一世誰曰不可而經年拘拘累歲竄謫未嘗聞經席有一人代救竊恐今而後爲善者沮矣曾在先朝宋東萊象賢之子仁及犯贓將死先王特命釋之曰象賢以死報予

予以其子報象賢夫霽峯之節義無愧於宋東萊而功烈則過之閣下其以此意陳達于 榻前使我 聖上之德聿符 先王褒忠之盛意幸甚幸甚昔李白得罪於朝郭汾陽納官貰死白之死生固無損益於當時而汾陽猶惜之如此則況今視霽峯之節義功烈反不如一詩人乎延平在世之日書以救之其答書曰霽峯家事不敢忘于心今見兩書當盡力周旋云修復未幾延平遽捐館舍南中有識之士孰不慨歎今謹以上延平本藁并獻于閣下閣下其亦垂察焉答書略曰霽峯節義生當所歆敬今示諭國家培植勸奬之道實有關係於世道不覺擊節歎賞伏讀前所寄延平書藁可見達識眷眷誠意僕當留心或於登對之夕歷所一籲焉

九年丙子

先生六十四歲○尹叅議煌以先生氣節敦確可以直諫啓達於 筵中趙相國翼亦薦其德行

冬爲牛溪栗谷兩先生陳辨誣疏

適值兵亂未及拱下流在文集

二月清兵陷八都城 大駕入南漢先生倡起義旅

是月二十三日舉義時士友及子弟從者安厚之李銑李懋臣朴春長李元臣李敏臣趙弘國朴惟忠朴惟悌朴喜

塁任時尹任景說朴震英朴震興朴時烱李時遠李章遠朴震亨任大有李誠臣李哲臣李景臣安愼之安逸之宣泰安朴仁綱朴東秀宣羽海尹興立金治酉鄭英哲鄭哲宗韓景福趙舜立趙舜彌趙興國趙昌國安徽之安峩崔峴宣時翰鄭英臣田熙運金就仁金近仁韓得弘宣春蘭金銑金銓李檍金宗赫金宗幹文震發金克成金宗起任望之趙廷亨文希舜任景嵩趙廷顯文希慶宣弘宙黃錫俊黃得榮宋駃黃時敏金宗遠朴安仁蔡立協任匡遹孫珏黃秀男蔡明憲吳命發蔡明翼孫守憲孫後嬴文時慶姜後尚宋弘善金廷生金義精金得善金汝璡金廷一崔岡宣萬吉任震陳金基遠金安信孫錫胤崔繼憲崔泗龍李沃臣尹球朴東建文存道吳中尹蘇浩鄭斗明沈恆壽張雲軾吳堅鐵凡數百餘士而名錄久而獎缺未能盡傳時前別提鄭稷爲義兵廳都有司左右副將錄東西運糧錄及名項條令記盡失兵火

十年丁丑先生六十五歲正月領義兵爲勤王之行先生行到長城縣監柳時榮出迎先生謂時榮曰張紳爲江都留守金慶徵爲檢察李敏求副之云江都必不守矣時榮驚曰此三

人安有失守之理乎先生曰張紳無識慶徵酒妄敏求文翰而已以此知之曰嗚呼下其後江都果不守

到金溝與李巡察時昉書

略曰國事至此殘喘餘生恨不早死也關西二千餘里無一處交鋒三南諸將望風奔潰以戰虜遺君親是可忍耶生年將七十且無計畫而當此罔極之日義不可屑伏苟存即擬奔問之際爲諸義士所勸扶舁登道纔至金溝目見官軍潰散之狀此何等氣像也尤可痛駭生之所須不過殘弊若干書生官軍未潰之前妄擬助援聲勢萬一到此地頭無所用處奈何奈何惟節下商量指示仰有一事不得不稟壬辰之變李洸領兵到錦江還罷之後即下完山號令本道故旬日之內軍兵還集以今等視人心之潰亂軍卒之逃散百倍於壬辰而節下遠駐他境道內人民無所倚仗還聚散卒不亦難乎此必節下對越南漢不忍遠離想足下心事西瞻痛哭生之愚計節下暫移壺山施令一道體察從事留駐中道分遣軍官督發散卒及遺漏餘丁則再振軍聲惟節下以爲何如多有面稟事病不遠進謹遣家豚及幕下士數人行營事冗不惜下示幸甚幸甚

到礪山聞南漢解圍乃還

十一年戊寅先生六歲十六歲撰師友鑑戒見文集

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七歲四月特陞六品除典牲署主簿曰筵臣所達有是命五月作謝恩行到長城疾作還歸○與李判書時有童蒙決定之言人心洶洶先生貽書以止之而有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等語意在興衰致治也

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八歲上疏斥和留中不下略曰臣本布衣屏迹還荒曾於廢朝時目覩危亡之勢潛悲隱痛欲發鄙模之哭者久矣幸值聖上反正一國臣民歡呼鼓舞佇見至治而殿下臨御之後殊無善政可以聳動瞻聽民怨兵怨如水益滾此實朝綱無識之輩布列顯要患得患失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則置諸度外惟務偏黨日事攻擊而逆獄屢起冤枉頗多以致人心疑懼日離月叛使殿下孤立於上匹夫匹婦與爲仇敵臣竊痛焉戊午以來西北可屢生聚教訓爲悉先務而癸亥以前固不足道也

矣亥以後亦無一人慮及於此然雀君臣不知竄矣炎炎上棟宇將焚而上下相慶有若太平調度臣竊憂之臣與相臣金瑾有識面之分　反正初即以裁抑黨論選用人才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等數數書以勉之又於丁卯亂後責以備邊之事瑾皆以不敢當答之瑾是　殿下元勳重臣於國事固當盡心而其言如此則他尚何望乎哉我國壤地偏小兵力單弱隨彼屈強事以皮幣自三國至麗季皆不得免焉則無惑乎今日之處變也至於助讎敵犯　上國則此吾東方開闢後所未有之舉也而況壬辰之亂　先王播越龍灣將朝夕渡遼民間皆以爲國已亡矣守令之聚兵者輒彎弓而罵詈士夫之避亂者或結縛而與賊又有李夢鶴宋惟真李弘範鞠慶仁等諸賊前後接踵國家之危不啻一髮若非中朝拯救之力　先王萬無復邦之理而　宗社永不血食矣是以　先王感戴　皇恩無地報謝嘗寫再造藩邦四大字揭示　中朝諸將皆時筆迹完然尚存　殿下之棄義妄恩至於此極將何以副　先王子有後之望抑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死長之義乎言之至此衰懦如臣者不覺失聲長號　殿下以　先王之親孫其無惻然一念之動乎每月三十

日每日十二時想像先王畏敬奉承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則聖心其必有悔悟之萌矣不然而
終始助逆甘爲天下後世之罪人則臣恐光海崔曜於
棘圍之中仁弘爾瞻椰揄於九泉之下矣今之謀者皆
曰至誠事奴則王子可還宗社可保而殿下痛
信其言謂之善策是大不然臣嘗歷筭每歲貢獻之數
使价接應之需必括盡民間產業然後纔可支數年而
數年之後財力蕩竭不可以繼則出帝徽欽之辱不獨
在於晉宋也然則王子何時可還宗社何時可保
殿下之臣所恃爲心國人所共知者臣可歷歷
枚數而南漢之圖爲殿下推鋒爭死者凡幾人出城
之日抱殿下號痛者凡幾人還宮之後與殿下謀
議復讎者亦幾人哉到此地頭殿下庶幾少悟而迄
未聞有一舉措使數百年艱大之業束手而就亾臣每
念及此心崩膽割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也方
今禦敵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之臣
徘徊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少校
若干人而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不得蒙褒恤之典
殿下之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此無非偏黨爲
禍是非不公之所致也以襁褓幼稚之元孫賭世子

斯須之覬者俱爲異域之囚虜遠近聞者無不慘怛失邑則是何舉國之大慶而用事之臣自以爲幸欣欣然如有所得若此之類狗猪不食未知　殿下將爲用之殿下之臣惟金尚憲鄭蘊命伯曾等數人其扶植綱常之志慷慨直截之言非諸臣碌碌庸庸者之可比國家之扶持至今皆是此人之力而論者反以尚憲目之爲忿君負國恣意攻擊無所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線之國脉將壞於此輩之手將來緩急君親大義人莫有倡之者　殿下家事嗚呼殆哉頃日西船之去也格卒相與嗟歎曰吾輩助　中朝攻瀋陽則雖死無悔至有垂泣者人心固可知矣及其發船之後無日不風無日不雨雷電又從而屢作洋中致敗者幾至三十餘艘則天意亦可知矣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能保其國者自古及今臣未之聞也　殿下誠能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明賞罰立紀綱以爲振作士氣恢復邦基之本則舉國人民雖兒童走卒瘖聾跛躄者莫不踊躍思奮咸有死敵之心數十萬精兵與糧餉不患其難辦雖未能直擣遼瀋蕩覆巢穴丁丑羞辱庶可昭洗而明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後世矣○是歲有僧靈雲者在南平佛會寺自稱先生家奴子請贖其身及姪多載價物而來

先生詳問其根派所告不能分明先生曰余不知汝根派何得爲吾姑也令退去

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九歲自雙峯洞移卜於營川龍岸淵上

十五年壬午先生七十歲三月遭夫人鄭氏喪五月歸葬於牛山舊庄後麓夫人年十九歸于先生事舅姑奉先祀咸盡其禮治家事無專制一遵先生之意先生敬重之享年七十二先先生十三年而卒九月草送重峯先生行蹟於金愼齋愼齋書略曰重峯先生賜謚出於意外誠美舉也但本家會無行錄江陰公寢疾失性今已經歲奠弟年少未諳故事只抗義新編東還封事數卷而已今此行狀撰出事極簡迫可慮可慮相知間長者親友皆已下世尊兄亦且在遠不得與之相議可歎近地諸君本家子弟方收取文書圖爲起草欲請於作者而朝中亦無可請之處是所悶悶先生疏草全稿寄在案上必有採入之段今送白足並箱以去幸封裹以惠且如有所錄之事書示如何云云重峯文集全稿先生曾送本家故只以前所聞見者起草以送之

十六年癸未先生七十一歲正月哭次子婦趙氏○四月哭季子逸之○屢書於澤堂李判書植條辨誣史澤堂前後書恐其纂史失實據問可疑事十數條先生逐條辨別詳在文集○先生寢室之後子弟門生求得侍寢之人請納之先生不許曰余年過七十死已無日卜妾何爲遂率第四子益之居焉益之素多疾病爲先生所鍾愛且有誠孝奉養先生能盡其力

十七年甲申先生七十二歲春自富川還牛山○撰釜山記事見文集八月除刑曹佐郎不就

十八年乙酉先生七十三歲撰露梁記事見文集六月除宗廟署令八月除翊衛司翊衛不就

十九年丙戌先生七十四歲十一月自牛山還雙峯洞搆數椽茅

屋名其堂曰隱峯平生景慕圃隱重峯兩先生忠孝節義故有是扁十一月宋持平時烈來拜因請撰其先君行蹟○上時獎疏政院不捧○還愼氏家藏獲愼家乃先生所後外族也世居京城壬辰亂後流離失所不知所在其奴婢與先生家奴婢同門分派者不知其主去處曰仰役於先生家先生每欲還其本主邈不聞知常以爲恨至是始聞愼家子孫在於一牙山專人致書使之下來畫數還之

二十年丁亥先生七十五歲秋著忠孝傳家說贈宋持平說曰余少時聞宋奉事龜壽與其弟圭菴先生忠孝俱至姙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巢廬墓生雛皆白入以爲誠孝所感後圭菴立朝名動一時及仁廟卽位圭菴不量時勢欲彼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李芑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圭菴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此子可惜芑不聽殺之後芑謂人曰宋某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掬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其基址則雖有奇花異草不可不芟刈也李判書潤慶與其

弟議政公同有時望　任廟末判書公子中悅與其友李輝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輝言告變自明稟于判書公公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忍背乎中悅問于議政公公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判書公尹全州議政公以都元帥鎭羅州貽書于判書公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小避判書公答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云嗚呼彼宋李兩家忠孝大節雖在千百載之上人無不感舊興起況近代乎生也苦晚既不得登門覲德則景慕風儀徒切山仰思識其子孫屏伏遐荒聞見未及曩在癸巳年間余寓居洛下時有宋邦祚永叔者登第筮仕以行義爲儕輩所推許余問其先世於人則宋李兩家是永叔之內外祖也余私喜幸自語平生宿願庶幾可償一日遇永叔於隣舍聆其音聲接其辭氣非悅草戰豺之類而乃其爲忠孝家子孫也甲寅冬余搬家南下杜門牛山淺谷自此京鄉隔絕夢寐不到永叔之卒於西塞也經數歲曰人聞計痛傷特甚以爲永叔既不幸早世雖有諸子想未及成長矣未知其昆弟幾人而亦有如永叔者乎嗟歎不已最後人有自京來者語及廢論謂余曰去丁巳司馬榜

首傳會耶議糊諸生上疏請勿拜西宮有一士子非徒不叅凶疏獨諸西宮依例拜恩人皆謂之堅剛不屈者爭相稱譽子其聞歟余問其姓名其人曰姓名則不知而居湖西者也余曰今世豈有斯人此必傳之者誤也然猶不忘于心會趙江陰德安偶至溪上余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先以此事詰之德安曰此乃宋僖郎承叔之弟而名某字某號睡翁者也因言睡翁其時舉措及平居言行纖悉備具余喟然歎曰不有是兄焉有是弟加寶田杜氏數等而宜其爲忠孝家子孫也丙寅六月睡翁自沃川訪余于牛山余時以事適在松山舊庄睡翁留書曰嘗以同時爲幸而每有地遠之歎不意今者進駐孔通竟値交違同志之一見亦有數歎神交已久豈以不面情誼有損也遂悵然而去余以此爲平生至恨丁卯春余領義兵至全州睡翁以散官亦來屬無軍司幕下余曰與同處累日未幾行朝命罷義旅余即解兵而歸睡翁拘於事勢爲姑留計客槖無糧資余傾一行餘儲以贈之握手揮涕而別屋無何睡翁亦還家臨行寄書曰國事國極言之痛哭蓋辱之極萬古難雪只恨吾死不早以致此事及耳徒憤惋無益則欲決意入山以終餘年即當還鄉以卜藏身之地然發

擬進兄所展此哀曲而何可必也明年戊辰夏四月睡翁病均道途綿遠邈不聞知庚午多德安書以報之余爲位而哭哭之長痛以爲睡翁眞趙嘉之流也噫乘叔早世睡翁又逝天何奪善人至於此也天意未可知也雖然忠孝家子孫豈止於斯二人乎當必有繼之者尋常言語間每向人說不置後永叔子時瑩以王薄微官

丙子之變入江都同命源金相公死節今并享忠烈祠睡翁第三鼠時烈英甫以學行爲世名儒望重朝野古所謂壽成藍藍謝青者此也忠孝家子孫久而愈顯雖四代翟氏無以過矣英甫以余爲睡翁知己上年季冬命駕來訪相對悲戀破涕爲笑英甫曰請余曰吾先子知己莫如公願記一言以爲家傳余感其至誠不敢以不文辭第其言行遺蹟已載於諸公記事而清陰金相公所撰墓碑銘尤爲有道不愧之文則以余犬吠驢鳴其如土上加泥取人譏海何可不報塞聊書所懷如右以答其請又以一說戒之於後惟英甫察之英甫其時行色忙遽不得信宿而去雖欲贈言尚可得乎只以先賢之出處可疑近世師友間晚節之不盡者爲英甫略及之英甫其亦記憶乎否英甫得之於家庭質之於先覺學博而行全識高而見明

其於出處大節不待人言而講之熟矣余何敢容喙於其間乎顧余年踰七旬去八纔五此日之別即是永訣歸見睡翁當在朝夕睡翁倘問贈吾兒何言則余將無以爲辭借易及此未知英甫以爲何如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英甫勉之哉

諭兄弟事田者

村人兄弟爭田相詣諸門而告先生諭之曰難得者兄弟易得者土地豈可以易得之土地失難得之兄弟乎反覆開諭言甚剴切其人兄弟即感悟泣下不復爭

二十一年戊子

先生七十六歲

二月修正善養疏劄因跋其後乃祀平君俞伯曾跋文見文集

二十二年己丑

先生七十七歲

十一月除工曹佐郎不就趙相公翼於榻前力陳其德行曰此人年淺多病雖不能從仕請招致京中以爲一國矜式之地上曰此人余所聞知久矣但恨其年高不能上來也

十二月除司憲府持平

二十三年庚寅

孝宗宣文大王元年○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上疏辭職不許

○二月上疏申辭許之 略曰年前五月我 仁祖大王昇遐之日凡大小臣僚屏伏窮
闔者無不擗踊匍匐奔哭于 闕門之外臣伏以老敗
癃廢之身其時添得重疾忽失分義北望號哭只俟誅
譴而 聖恩包涵反加超擢去十一月除工曹佐郎臣
無路肅謝日夜惶悶而已後十二月 特授司憲府持
平今月初一日伏受 教旨與召旨乃其月十七日八
日所下也二月之內再蒙 恩命臣驚惶踈越罔知攸
措不惟賤臣自慙叨濫而物論駭異笑罵溢世臣若不
自首實而冒昧承 恩則自欺欺人有不暇論而罔
上之罪臣實難逭臣不得不瀆冒 宸嚴且陳實狀伏
惟 聖明垂察焉臣少而羸病素不如人又得眩暈之
疾不能隨衆就傅課讀經子尋常句讀多未通惟粗
習科詩應試數場而亦以荒拙落榜自知無可覬幸而
止家世仕族衣食纔給而性且迂疎不能治產業以潤
屋病懶相仍淡居嶠谷不與人交遊以此蹤迹疑似傳
說謬訛京鄉隔遠名實難覈自 先朝反正以來蒙被
爵命前後稠疊疾病爲崇一未供職跡涉遲慢罪死無
赦千萬意外又有是 命茲豈非 新化初綜核之一
大疵乎臣祖父以上世襲簪纓至臣父子而以白身爲

編氓志敎一念實切私情階梯路絶分甘食力循例備
數於臣寔幸而至如風憲重任則萬萬不近臣何敢隱
默不言得重罪於 聖明之世乎念臣年旣衰老疾
病沈痼精神氣力日就澌盡罔極 隆恩無計報效未
入地之前扶曳諸 闕仰瞻 天顔平生襃積之懷近
日艱虞之事欲進一言而退千里寒程數月旅邸必不
免萬適譏笑生行死歸實爲狠狽玆以不敢離次任意
取愆臣之罪狀萬死猶輕伏願 聖明特垂憐察留收
臣除授職名使冀上徼喘得安於蓬蓽之下則天地
父母之恩蔑以加矣 批曰省疏具悉爾其勿爲控辭
調理上來○第二疏伏以臣去十二月連被 召命衰
老病廢未最霜謝濫陳疏章懇乞辭免罪當萬死不加
誅譴正月二十八日反下調理上來之 批本道監司
處繼有傳諭起送之 吉臣雖無狀非木非石感激罔
極惶悸轉深抑臣之所患非和扁可醫之症而只是臨
年例加之疾調理無期不得已以不敢進三事再瀆
天聽伏惟 聖慈特加哀憐而財幸焉憲府爲名責在
振肅綱維必須風力強勁義氣峻嚴者宜在其職有如
臣愚劣決難承當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一也人生七十
則精神昏耗思慮顚錯居官守職有損無益故許令致

仕載在禮經今臣年七十有八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二也臣自先朝前後除官非止一再病不供職足迹未嘗入都下者二十六年矣微官則退責仕則進於心安乎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三也臣有此三事而不知自量冒昧隨行則眞是患失之徒如此卿夫之況臣帶此職名已經累月言論重地不可一日闕員殿下將焉用請爾收臣職授之可堪之人俾無曠職之弊千篤幸甚第念臣既蒙聖恩擢拜臺官身雖莫進情不自抑百計千思無路報答春夏之交日氣和暖扶曳登程寸寸前進幸而不死至於閣下胷中鬱抑痛隙無餘則雖旅櫬還鄉萬萬無恨矣數月延喘亦未可必茲將瞽說俾壓聖鑑非敢以所言爲足以有補也只致臣寸誠而已惟殿下裁察焉臣竊見殿下即位之初羣情悅服莫不歡呼鼓舞歌誦聖德願少須臾毋死思見至治未幾訛言內外洶洶人心潰亂如決壅水滿朝諸臣一言不及殿下孤立誰與爲國誠欲治平務在得人今之縉紳豈無其人伏願殿下持公平正大之心無偏黨反側之私勿論西南北擇其中忠實而有才識者才雖不足而忠實有守者任之勿貳其懷邪觀望隨勢變易者去之勿疑則攻擊之禍不至於今日之甚而既

叛之人心庶可收拾矣　批曰省疏具悉辭之至此勉副爾意而所陳事予當體念焉　張牧使仲

仁來拜雙峯溪上張公見先生欲攀儒生分定有司先生聞之笑曰寒士所居數間精舍以作講學之所言于一邑容膝足矣何用官力以攀私室乎止之　撰鈍庵府君

事蹟鈍菴乃先生王考號也　撰蘭溪事蹟○五月寫止足二字於

詩筒與浦渚時浦渚有書先生答之曰來書有欲退難得之語難字未知其意也古人有以四字

十歲退居者況七十之年有何所難乎此詩筒乃還山時所持也云云蓋止足二字知止不殆知足不辱之義也○秋與除鳳齡講道於月谷之村舍語及坡山從遊事口誦牛溪先生辛卯第一書而謂曰先生之愛我期我至於如此嗚呼先生之功何可忘也淚下如雨衣襟盡濕其至誠慕向如此

二十四年辛卯先生七十九歲二月修正老辣灑辭因改其後乃延

平疏劄也　文見文集　十月　除司憲府掌令再上疏辭許遞略曰伏以

我先王曰山之臣既不得諸闕郊外之哭厥後
累蒙恩命召吉再下臣亦未伸肅謝之拜撲之分義
臣罪萬死猶輕雖聖量天涵含垢棄瑕而臣則跼蹐
不安日俟誅譴不意今者擢拜掌令以分外不可堪之
職又加於當罪之臣臣感激罔極惶悸轉深將無以抑
塞聖眷必須扶曳前進致身明庭一望天顏還歸
故巢以畢餘喘是臣志願日寒如此道路修阻旬月之
內勢難得達茲以寢不安席食不知味遠日連夜不得
自定遙瞻北極隕涕而已抑臣庸陋可棄之狀已盡於
前日疏辭今不必再瀆天聽矣第念臣少而狂妄老
而昏愚才無可用行無可取非但傳笑一時亦且貽譏
後世真所謂盜名之士得免魑魅之禦幸矣臣恐矯情
飾行之習自臣而益張爵賞猥濫之弊自臣而愈甚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程子曰才不借於異代當
今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司用之才可取之行不愚不
得豈可以如臣衰朽斗筲之器置之風憲之地徒取人
譏笑哉批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待春和日暖上來
○第二疏略曰臣士樓朽衰筋力已盡平居坐卧不得
任意門庭寸步倩人出入千里遠程何以得達晝夜煎
迫寢不安席去月二十七日伏受聖批不以爲罪反

有春和上來之　教臣之於　殿下無一毫裨益而
殿下之於臣　天恩若此感激惶悚無地自容固宜杜
口以待時日而當此逆變多事之時言論重地不可屢
月久曠臣之本職倘已鐫改則臣不必再瀆　天聽矣
卿心中所欲言非疏難以陳達伏願　殿下留神焉方
今賊已討矣無復可憂而鎮定人心實是急務臣請以
　先朝之事爲　殿下反覆焉昔在　宣祖朝己丑逆
變獄事蔓延濫及無辜軍資正臣金千鎰上疏曰此輩
私敵昏暗終墮其術互相推奬至使逆賊席勢張威以
煽叛逆之亂則固不得辭其罪矣至以同參逆謀置之
極典則恐非原情之科也　上嘉納此則　殿下之所
嘗聞知者也　仁祖朝甲子适賊之亂　上自公州將
還宮先遣故相臣尹昉使之譏察城中昉得适賊與吏
民交通文書一封悉焚之　上謂昉曰予之遣卿知卿
有此舉措也大加稱賞甲申遠逆之變疑似者悉置而
不問以此人心鎮定國內大安此則　殿下之所嘗見
知者也賊厥巨魁脅從罔治仲康之至仁也大赦天下
以安反側陸贄之獻忠也討逆誅亂必以招安爲先於
此亦可知矣　拙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言實是憂國之
至誠可不書紳體念焉爾以老病不得上來良用嗟歎

也今姑允
從爾意焉

二十五年壬辰先生八十歲夏特旨進階通政春御史閔鼎重來拜於雙峯溪上及還即達於榻前曰臣來路見前掌令安某則見臣涕泣而言曰一覩天顏退死溝壑乃是至願臣觀其筋力似難跨馬登道矣此人已經四品年今八十似當有優老之典矣上曰雖平常人皆有例恩非但法典當然此人則當見優老之舉即令該曹特陞堂上秋上疏請罷京大同番中不下

枉文集冬十一月初六日與朋友門人子孫遊綾州天台寺從遊者徐晉明梁禹甸金鏡丁尚福金汝鏞裵爀金鏶李鞾曹煜崔景諟鄭文龍崔景祉高景禹文悌京金公達文興望梁禹瑨鄭瓚洪好古梁禹界文之望曹挺有洪禹績文泂李成廈金鎮金鏶文信克閔彭齡閔聃齡閔星齡閔必中文遇望李東彬李東榮李東爀李東鳴文希質閔好仁洪述古梁秀南梁之亢吳廷琬曹震元曹震亮高景厚文湜鄭文熊鄭文麟張昌郁閔諶閔諱具碩寬任大益具碩耋文會文以星文以郁梁壽

一鄭忱鄭一鼇裴熺李種德鄭齊賢金守溫南處寧金
聃壽金斗壽洪禹警李峻德文希素奇景祐鄭武賢李
仁允梁柱南梁禹疆金鳴鸞金宗壽安厚
之安愼之安審之安益之安峯安崑安崑

二十六年癸巳 先生八十一歲 春撰買還問答 見文集 三月除工曹

參議上疏辭許遞

疏曰伏以臣聞爲官擇人才不濫授
苟不難慎其初賢愚混淆加之於不
當加不加於當加之人則冒進之弊僥倖之習日甚月
盛國事終至於不可爲之地矣嗚呼可不謹哉臣未知
殿下以臣爲何如人也無一行可取無一才可用只緣
起自草野終始辭官盜得近似之名以至於此工刑下
郎老職僉知於臣過矣 殿下卽位之初擢除持平持
平未供職而除掌令掌令未供職而 特命加資今
又拜冬官實職白首腐儒安坐而得之其爲叨濫可勝
誅耶因竊念癸亥後在野之臣受 國恩未有如臣之
深者受 國恩不報又無有如臣之甚者年雖八十二
歲適丁春夏之交日氣和暖趨詣 闕下望見 天顏
平生所抱近日時事不計身禍一一陳達未辭 殿陛
歸死丘壑則罔極 天恩庶幾少報強疾作氣安擬登

程臣反覆思之臣衰朽筋力已盡騎則脚膝軟而如折擔則腰背屈而莫伸痛楚酸苦有不堪忍時月之間勢難前進茲不得已任意取便臣之罪狀萬死猶輕遥瞻北極感淚自零古之人愛君如愛其父今臣愛君不如愛父如臣不忠殿下將焉用之伏願殿下刊去臣名於仕籍以戒後之如臣不忠者幸甚幸甚

批曰省疏具悉所辭之夏刪定鄭松江年譜松江胤子弘溟以草職當勉副焉爾其安心

本來請修定

七月付龍讓衛副護軍一日先生謂侍側之人曰廣庭無主草蕭蕭一句率口而出余之在世必不久矣○擬金月峯合亨洞陽祠祝文略曰生丁不辰道無不同孰幽不光久而彌隆

三十七年甲午先生八十二歲十一月己亥十三日卯時易簀于隱峯精舍先生起居服食無異平日十二日門生數人適來侍寢其夜明燈正坐與之談話至于夜分乃始就寢平明起坐盥洗更着新衣談話如常俄而欹枕而卧如假寐然侍側之人亦莫知其已損館云訃聞上特命該曹令本道致賻禮

二十八年乙未二月初一日丙申葬于寶城竹坊洞子坐午向之原在僉知公塋下（士反門生會葬者不知其幾而趙浦渚翼李魏義壽仁亦遣人致奠祭文見附錄）

二十九年丙申五月建書院于綾州道山（本郡及鄰邑多士議以爲綾州乃先生棲息之地通論道內乃於道山營建書院）

三十年丁酉四月建書院于寶城大溪○躋享于同福道源書院（縣之龍岸亦先生杖屨之所而此院隣近故道內多士躋配焉）十二月因贊善宋浚吉筵奏下贈職之命（召對時浚吉啓曰參議安某志節過人南中士子至于立祠而祀之朝家亦當有褒贈之典矣上曰言于議曹）

三十一年戊戌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

五十一年戊午肅宗元孝大王四年門生等上疏辨誣湖南一番人乘時醜正以毀撤祠宇事發文通告投進誣疏門生等齊聲陳辨

六十二年己巳有追奪毀院之命御後常李宇晋稱以其二祖受誣相繼陳疏舉先生所著己丑錄爲言司諫成璥正言朴澄等又捃摭文字公私詆斥回備局回啓至毀撤祠宇追奪官爵

六十七年甲戌命復官爵復建祠宇進士洪敏一等上疏申冤後常等及臺諫構捏之狀命復官復建祠宇

六十八年乙亥五月李丁復享于大溪書院祭文見附錄○生員李祺億等上疏請宣額

七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七日　賜額大溪書院遣禮官致祭（祭文見附錄）○是年移窆于同福內南面渴鶴登後麓丙坐之原夫人鄭氏祔左

一百六十年丁未（正宗莊孝大王十一年）六月以水災大溪書院傾頹移建于大溪下流一嗅之地（移安祭文見附錄）

牛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門人龍邱徐鳳齡記

附錄

遺事

夫人鄭氏家世豪富甲於南中田宅財物甚多及其兄弟分財之日先生則若干奴婢外無所取焉

魚都事夢濂丈丁卯亂後寓於光陽地勢無所歸先生以漁樵二力以濟其薪水蓋先生之於魚丈素昧平生而先生王考鈍庵公與魚丈王考判書季瑄公友善故也

申化堂敏一抵先生書有曰前蒙周急收得木二十二疋舉家感蹙此古人之事弟誇說諸友以爲激勸末俗頹風

云云又曰弟萬死之餘流落豐基小白山中無耕牛故今年又失稔百口無食奈何想老兄有餘牛一者須借我牽送待我得牛當還之非吾兄則不敢道此事難與俗人言云云先生樂善好施常若不及蔚然有古君子之風蓋由化堂平生不受守令贈遺未嘗干求於人而獨於先生如此此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段矣

先生有姪子四人相繼病死殆無虛歲外人疑其瘵疾門中族親一鄉諸友咸勸先生避之先生不聽凡救病治喪終始親執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先生不少動念諸姪喪已之後孤兒寡婦盡心顧恤一門之內爲孀婦者六人視其

豐歉軫其飢寒而撫恤之其子女之貧乏無以昏嫁者出其家資使之昏不失時伯兄長孫歲尤加愛重焉

先生內弟梁一龍居在金浦地而貧不能奉先祀先生以湖西奴婢成文永許任其使喚其睦婣之義如此又於海西白川地有田民而其所收不爲取用京鄉親舊之貧乏者未昏葬者散而周之以爲常

先生自少律己儉約不御華美之服安貧樂道不以世累介懷勢利芬華視之若浮雲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至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不各當其義凡諸衣服飲食不爲後日之慮而有老親者則輒與之有飢寒

者則輒許之是以上下老少俱得其歡心得一美味爭來
獻之冀其一嘗盡其誠款平生無疾言遽色不喜與人交
遊公正無私仇疾偏黨目不經朝報口不出時論而或有
言及黨論者則必大言折之恬淡無求不事生產涵養義
理優游自得其所踐履之篤造詣之深固無讓於前賢則
眞可謂一世師表而不以師道自處謝絕生徒不爲教授
學者或有來問則必開示蘊奧罄竭無隱且接人之際言
笑溫雅盡其衷曲不擇貴賤應酬如一而與有官爵者言
必以輔國字民之道眷眷言之與凡人言必以孝悌忠信
之義懇懇道之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人之惡思欲化之

苟非大惡不道之人必以理喻之使之遷善改過其人終不改然後絕之苟有一言一行之善者嘉奬不已又有忠孝之可尚者必表而出之或爲之立傳以記之或使之陳達以旌之賴而不泯者不知其幾雖高卧山林蘊櫝自珍而愛君憂國之誠出於天性念及時事慨然太息或至流涕屢抗疏章不避忌諱

先生嘗曰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今者遂岐而爲二以儒爲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學問之事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歎也又嘗曰世人於其父兄師友多爲溢美過實之言使死者有知獨不愧於心乎尋常言語間

說不置蓋戒其子弟門生之意也故先生行蹟只以人所共知者略記之

行狀

市南俞棨撰

公諱邦俊字士彥自號冰壺學者稱之爲牛山先生安氏系出竹山十代祖諱元衡門下侍中封竹城君八代祖諱挺生寶文閣直提學始仕　本朝五代祖諱民登武科以訓鍊叅軍死於李施愛之亂　贈中訓大夫宗簿寺主簿公家之居寶城自主簿公始高祖諱範以學行除職官至縣監曾祖諱秀崙成均館學諭祖諱軸官至牧使自號鈍菴登　靖陵朝文科累授承政院注書司諫院正言司憲

府持平掌令而皆稱疾不仕浮沉冗散與金河西鱗厚林石川億齡優遊自適時人謂之湖南三高考諱重敦中司馬兩試妣南原梁氏允純之女左贊成淵之孫司馬早世無嗣取公爲後即母兄僉知中樞府事重寬之次子也僉知公娶珍原朴氏而敬之女以　萬曆癸酉十一月丙申生公于寶城梧野洞私第兒時氣像不凡如成人早從同郡竹川朴先生光前及姊兄蘭溪朴先生宗挺受學兩公皆深加期待年十六赴鄉舉見場屋紛擾喧聒之狀心甚恥之遂絕意舉業專心爲己之學年十九往拜牛溪成先生於坡山先生時被鉤黨之厄杜門謝遣生徒公始至先

生辭以病廢不即相見公退宿於聽松先生書院翌曉復至拱立門外至晚不退先生嘉其誠篤始許贄禮引與講討見解高明多發蘊奥先生淡重之公家有老親未幾辭歸先生貽書敎之曰竊見士之爲學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師友爽輔內外交養然後庶幾有得而尤當自察自家氣質之病克己矯治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根本稍培行止稍立可以行乎州里免於僇辱也贊者年富而氣銳居今之世恐非安德之基也誠願一意下學必以孝悌忠信爲本以謙遜拙訥爲質以沉潛篤實爲工劬書玩索堅固操持則以清明之美志終必有所至矣公爲之服膺平生

得力蓋多出於此云壬辰亂從竹川朴公倡起義旅以軍事往拜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於公山論難機務松江大加敬歎丁酉公奉老親避兵山中猝遇賊兵公以爲坐而待盡不若殺賊而死約同行數十人力戰賊將爲流矢所斃賊敗走一行賴而得全戊戌聞牛溪先生觀化公以親庭病憂不能奔哭爲平生痛恨爲之服義服朞年其後數歲鄭仁弘奇自獻等誣陷牛溪罪及泉壤益無意於世事辛亥挈家還京寓梅洞舊居所與往來多先輩舊德時奸兇滿朝世道否塞賊臣爾瞻聞公行誼必欲收用公因公所親者致意於公且言彼若見我則我當伸理牛溪之寃云

賊臣韓纘男至於再度來訪公皆避不見遂決意還鄉親
舊如月沙李相公滄浪成公諸人臨別贈詩以道其意識
者皆高之甲寅卜居于寶城之牛山蓋愛其江山清曠而
去人境漸遠也自是優遊物外益不與世事相接天啓癸
亥 仁祖大王靖內亂公爲書移大司馬金公瓮論及當
時急務以去偏黨收人才先公後私豫備不虞爲先而金
公不能用甲子除童蒙敎官司圖署別提等職皆不赴乙
丑楸灘吳相公薦公於 筵席曰末世奔競成風迢然退
去者惟安某一人而已 上曰此人予所聞知卿等可先
收用是歲八月除奏樹道察訪公以屢蒙 聖恩一未肅

謝爲大未安輿疾上京謝　恩後即下任所留十九日棄
官還牛山舊居自是足跡未嘗一至都下蓋公素定于中
者於此可見矣丁卯春西事方急公糾合義旅約平日素
相知諸生數百人奔赴國難時完平李相國元翼在完山
領撫軍司請公問計完平歎服曰此言正合時宜當　啓
聞採用未幾賊退還鄉辛未白江李相公敬輿按湖南本
郡儒生等刻公行義請轉聞于　朝崇禎壬申除濟源道
察訪不起丙子尹大諫煌於　榻前薦公氣節敦礪可以
直諫趙相公翼亦力薦之時有館學多士請以栗谷牛溪
兩先生從祀文廟之議醜正之徒詆誣兩先生以爲不可

從祀公聞之慨然上疏力陳兩先生被誣曲折源委詳悉
多有諸疏所未及痛析者近萬言人以爲此疏可作百世
一公案會西事告急　批不及下是冬車駕狩南漢公又
起兵爲勤　王行嘗語人以江都任托非人必不守因嗚
咽泣下後果如其言行到礪山聞南漢解圍乃還己卯筵
臣有陳公節行者　上特命陞公叅上官除典牲署主簿
公以大亂之後　君父有此特恩不可不一肅行到中路
疾作還歸庚辰上疏深斥和議之非究論致禍之由言辭
痛迫不避忌諱至言國家壬丁之亂蒙　中朝拯救得以
再造今乃棄義忘恩助兵犯順　殿下將何顏以見　先

王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死長之義乎　殿下親經
南漢之厄迄未聞有一舉措使數百年大業束手就亾臣
每念及此心崩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也方
今備禦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之臣徘
徊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少校若干
人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尚不得蒙褒恤之典　殿下之
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且曰　殿下之臣惟金尚
憲鄭蘊俞伯曾等數人其扶植綱常之志慷慨直切之言
非諸臣庸碌者之可比國家之扶持至今皆是此數人之
力而論者以尚憲爲忘君負國恣意攻擊無所忌憚一線

之國脈將壞於此輩之手今日國事嗚呼殆哉　殿下誠
能聽臣之言明賞罰立紀綱以爲振作恢復之本則雖未
能直擣遼瀋蕩覆巢窟庶可明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後
世矣疏入竟留中　甲申除工曹佐郎乙酉除宗廟署令翊
衛司翊衛己丑　孝宗大王嗣位除工曹佐郎皆不赴趨
相公復於　榻前力陳公可用曰此人年淺多病雖未能
從仕請招致京中以爲國人矜式是年十一月除司憲府
持平公上疏力陳老病不堪供職之狀且言嗣服之初恢
張公道之意疏再上　上嘉納所陳之事而勉副遜官之
請辛卯除司憲府掌令上疏辭職　上命春和日暖上來

公復疏陳老病已極決難就道且言逆獄已討無復可憂而鎮定人心實爲急務　上答曰所陳之言實是憂愛之至誠可不書紳體念焉爾以老病不得上來良用嗟歎今姑允從爾意焉壬辰本道御史閔鼎重還朝啓於　榻前曰臣來路見前掌令安某則對臣涕泣淡以未得一覩天顏爲至恨臣觀其筋力似難登道此人職經四品年今八十合有優老之典矣　上曰雖平常之人皆有例恩此人則不可無優老之舉即令該曹特陞堂上癸巳除工曹叅議公復上疏陳懇　上爲之勉許以安其心翌年甲午公年八十二歲以十一月十三日己亥卯時易簀于隱峯

精舍公當觀化前一夕眠食無異平日門生數人適來宿
精舍明燈正坐與之談話至于夜分乃始就寢平明起坐
盥洗更着新衣欹枕就卧因以別世侍側之人莫知其捐
館訃聞　上特命該曹令本道致賻明年乙未二月丙申
葬于寶城竹坊洞僉知公墓下坐子向午之原遠近赴弔
會葬者甚多多士議以爲綾州乃公晚年栖息之地通諭
道内營建書院于州南之道山旣又創于寶城之大溪贊
善宋浚吉　啓陳公志節過人南中士子咸宗師之　朝
家亦當有褒贈之典　上曰言于該曹戊戌　特贈公嘉
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此公平生終始之槩

也公天姿正直氣節堅確平生志行皆於忠孝大本上得力推出故睦愛宗黨隆親師友好古樂善重義輕財不暇修爲而沛然有裕蓋有今世之所絕稀古人之所難能者年未解齔遭所生母喪殯殮之後僉樞公率公避外蓋以瘧氣熾染也公潛入殯所號哭不出僉樞公親到大加嚴責然後始出公事所後母梁夫人及僉樞公各盡其道敬養備至及其遭憂喪制一遵朱文公家禮僉樞公素鍾愛公多以田民分給諸姪之貧窮者夫人鄭氏家以素封名南中及其析著之日公於若干臧獲外亦無所取姪子四人相繼病死外人咸疑其瘵疾勸公避之公終始護病治

窘略不動念一家之內爲孤孀者甚多而視其豐歉軫其
飢寒未嘗至於匱乏其子女之婚嫁者出其家財俾不失
時外親有貧不能奉先祀者分給奴婢亦許任使近京有
庄所所收頗優盡取以周京鄉貧乏者歲以爲常家中僕
從有傳世使用者必詳加究覈容有一毫之可疑者雖多
至累十口即許還給本主趙重峯舊基在金浦地子孫貧
薄轉賣他人公聞之慨然辦價還買歸其子孫以爲後日
建祠立碑之所自少律己儉約不近侈美勢利紛華視之
若浼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至於出處進退辭
受取予之際無不斬斬然各當其義平生無疾言遽色不

喜與人交遊公正無私伉疾偏黨而至於讒說殄行師友被誣處則亦必窮源極論而以破其說一時名相如吳楸灘趙浦渚書尺往復常以晚節爲憂止足爲戒其見識之高踐履之篤固可爲人師表而亦未嘗以師道自處謝絕生徒不肯教授然或有以誠來問者則亦必開示蘊奥竭盡無隱接人之際言笑款雅不擇貴賤應酬如一與官人言必依於公忠與後生言必依於孝悌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人之惡思欲化之苟非大惡不道之人必以義理諭之使之遷改至終不可化然後絕之每語及人事親至誠忘身殉國者未嘗不三復擊節爲之立言記實猶恐其或

泯其所著如李大源傳抗義新編湖南義兵錄三寃記事
師友鑑戒混定錄等書行于世公雖高蹈林泉絕意仕宦
而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每念時事慷慨太息或至流涕屢
抗疏章辭氣激烈見者爲之瑟縮而不敢讀公嘗曰節義
是學問中一事而今人遂岐而二之以儒爲名者徒以繩
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學問之事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
可慨也於前朝惟鄭圃隱在近世尊趙重峯以爲名世眞
儒嘗裒集重峯文集表出其請絕倭舉義兵疏章檄書附
以言行碑文撰成抗義新編圖繪先生行蹟於卷首以爲
對越激勵之地既又跋先生東還封事以著先生經濟之

志淡信篤慕言必稱而動必法晚扁精舍曰隱峯蓋合兩
贊之號而寓景仰之意也古所稱聞風興起異世同道者
公實有焉噫若公者眞可謂古人之篤行今世之完人已
矣今不可復見斯人嗚呼悲夫夫人慶州鄭氏判官承復
之女禮曹叅議孝終之玄孫稟性貞淑秉心塞淵早歸公
事舅姑奉先祀咸盡其禮教子弟御奴僕各得其宜內外
親戚咸極敦睦衣服飲食一遵公志周窮恤貧無所吝惜
公甚敬重之先公十三年而卒享年七十二舉五男三女
曰厚之承 左 肯 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女長適學生鄭昌瑞
次適學生梁一南次適士人曹挺有厚之娶縣監成文濬

之女生三男三女男曰崟進士縣監曰崟生員禮曹佐郎曰嵗登
武科爲虞候刑曹佐郎士人閔彭齡尹商弼崔處厚其婿也愼
之娶叅奉趙懋之女生四男三女男曰嵗嵗崟士人李
徵遠梁之沆梁之漢其婿也審之娶奉事閔禧之女生二
男一女男曰崟歲士人洪命基其婿也益之娶奉事金義
暘之女生二男四女男曰嵗彥士人李瑱梁禹疇其婿也
二女未字逸之娶學生宋杙之女生二男三女曰嵗歲士
人朴世亨梁之億其婿也一女未字鄭昌瑞生二男曰東
五東圭梁一南生二男一女男曰禹成禹及禹及登武科
爲僉使士人白光時其婿也曹挺有生一男二女男曰善

行女皆未字鋈生二男二女曰斗相巽相女皆未字鋈生一男五女長適士人崔與天餘皆幼嘗生一男一女皆幼閔彭齡生二男四女男曰後衡餘皆幼尹商弼生五男二女皆幼崔處厚生一男曰斗瞻嘗生四男一女長曰衡相餘皆幼嶺生一男一女嶌生二男一女梁之沆生一男二女梁之漢生三男鋈生一男一女歲生一女洪命基生四男一女鎣生一男一女歲生一女朴世亨生五男鄭東五生二男二女梁禹及生一男二女白光時生一男二女曹善行生一男一女斗相生一男皆幼㕓生也晩後聞公風義則寤矣平生景仰公竊不後恆人亦嘗屢蒙公書問提

警未及一掃公門而公已下世惟茲一念未嘗不耿耿于中公之孫銓千里來訪屬以公狀嗚呼槩何敢辭輒忘其固陋撮其事行以俟當世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墓誌

美村尹宣舉撰

默庵成先生守道坡山之牛溪重峯趙文烈公就而問學實有河南龍門之盛焉後有遊牛溪之上而慕重峯之風者曰牛山安公公弱冠自南方執贄請見于坡山先生方被黨禍杜門謝病公退處書院日至門下拱立不懈先生嘉其誠篤引與之講討焉公遂與先生亂子滄浪公文濬同趨於席間既歸先生貽書教之曰竊見士之爲學必有

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師友夾輔內外交養然後庶幾有得而尤當自察氣質之病克己矯治贊者年富而氣銳恐非安德之基誠願一意下學必以孝悌忠信爲本謙遜拙訥爲質沈潛篤實爲功公受之而平生服膺焉及夫乙亥從祀之請也邪說乃作公爲先生洎栗谷李先生抗章悉陳道德之眞痛辨讒賊之誣公之此疏實與重峯內戌封事同爲百世之公案云公與重峯雖有同道之義而未嘗一覿其面特以風誼相感常謂重峯學問節義同符於鄭圃隱俱可爲名世眞儒裒輯其遺文事跡幷爲六卷而撮其請絕倭舉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名之曰抗義新

編抽出八事圖畫卷首又取其質正時兩大疏前後刊行且其舊基之在金浦者子孫貧不能保爲辦價而還買之以貢他日建祠立碑之地噫若公眞可謂早自得師而嗜義如渴者也公諱邦俊字士彥竹山之安著自勝國十世祖元衡門下侍中封竹城君五世祖諱民以訓鍊叅軍死於李施愛之亂　贈中訓大夫宗簿寺主簿家于寶城自主薄始高祖諱範以學行八仕縣監曾祖諱秀崙成均館學諭有子長諱紬歷堂後薇垣烏臺官至牧使與金河西林石川優遊自適號鈍菴時人謂之湖南三高鈍菴有子長諱重寬僉知中樞李諱重敦中司馬兩試公即僉樞公

之次子也司馬公早世無嗣以公爲之後所後母南原梁氏允純之女贊成淵之孫所生母珍原朴氏而敬之女以萬曆癸酉十一月丙申生公于寶城梧野洞自幼少時已見嶄然早從同郡朴竹川光前及姊兄朴蘭溪宗挺受學年十六赴鄉舉恥其紛雜遂棄其業而專心爲己之學辛卯負笈千里北學于坡山壬辰倭亂從竹川倡義旅以軍事拜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澈于公州相公大加歎賞丁酉奉老避兵于山中猝遇賊約同行數十人曰與坐而待刃不若力戰而死矢殪賊將餘卒敗走一行賴而得全戊戌牛溪先生易簀公以親癠不得奔哭于溪上爲之服義服朞

年數歲而仁弘自獻之誣作辛亥公挈家入京則讒邪得志世道益艱賊臣爾瞻欲取公爲己用因公所知而致言曰若一見我則當俾其師寇纘男爲再度來訪公皆避不見遂決意還南滄浪公及月沙李相公廷龜贈詩以送之甲寅卜居于郡北牛山之下爲終焉之計從遊者誦義之徒稱爲牛山先生十年而爲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大司馬金公瑬乃舊交也公爲作書論當時急務以去偏黨收人才先公後私豫備不虞爲言甲子 除童蒙教官司圃署別提皆不仕楸灘吳相公允謙薦公以恬退乙丑 除獎樹察訪公興疾上京謝 恩之任留十餘日而歸丁卯

奴寇至公糾合同志數百人奔問　國難至完山撫軍司
完平李相國元翼請公問計稱其得宜賊退乃還辛未李
白江敬輿按節湖南以士子公議刻公行義于　朝除濟
原察訪不赴丙子西虜僭號　朝廷據義斥絕　上志奮
發命亦贊才吾先子與趙文孝公翼並薦公可擢用及
車駕出狩公率義兵爲勤　王行到境上聞南漢圍解即
罷歸己卯筵臣又有陳公節行者　上命陞典牲署主簿
公以大亂之後有此　特恩不可不一肅載至中路疾作
而歸遂上疏淡論致亂之由在於和議言辭痛切不避忌
諱連拜刑曹佐郎宗廟署令翊衛司翊衛己丑　孝宗初

政除工曹佐郎皆不赴趙文孝公力請致公于京以爲矜
式十一月乃以司憲府持平　召公疏陳老病不堪供職
之狀且言嗣服之初宜先恢張公道辛卯陞拜掌令累疏
辭職兼陳時務　上皆嘉納焉壬辰御史閔鼎重自南還
啓公年大耋合有優老之恩　上卽令銓曹特　贈緋
銀拜工曹參議甲午十一月十三日己亥考終于精舍前
一日與門生數人話至夜分翌明盥洗更着新衣引枕就
卧而逝訃聞　上令本道別致賻禮翌年某月某日葬于
郡北竹坊洞僉樞公墓下坐子向午之原乙巳二月改窆于世葬沙山甲申九月改窆于同福渴鶴嶝後丙壬之原遠近多士相與建書院于郡西大溪

及綾州之道山以俎豆之贊善宋公浚吉陳公志節爲南中士論所宗師不可無　褒贈之典叅判趙公復陽亦爲陳　啓上命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公稟正而操確氣剛而志亢自厲以忠孝之節能哲於義利之辨親宗族篤師友務實絀華樂善好施實有古君子之風其未齔也所生母罹於癘疾舉家避外而公潛入哭于殯僉樞公親往嚴責而後乃出及長家姪四人相繼病死人疑其瘵症勸公避之而公救藥視殮終不爲動父甚愛公偏厚之以臧獲公力辭不得父歿分與諸姪公婦翁家以素封名析著之際其所當取者亦不盡取一家多孤孀

者皆依八爲命其有子女爲之資粧而嫁娶無失時外親之貧不能奉先祀者許以奴婢永給使之近坼有庄悉取所收以周親舊之窮乏者僮僕之所自生容有可疑者則雖自世傳多至累數十口即加詳覈而還其主是皆他人之所難能者也其律己以約不近侈靡尤於勢利紛華視之若浼居常不務矜持自無甚異於人見世之爲士者類多華而不實淡自以爲恥惡故未嘗尋行數墨引接後生不以師道自處而至於出處辭受之間無不斬斬然各當其義言語應酬之際無貴賤無智愚亦無不竭誠而善導之處心一於公正無私仇疾偏黨而若其讒說殄行師道受

誣則爲之窮源極論必闢之而後已或聞人事親以誠殉國以義者則未嘗不三復擊節表而記之猶恐其或泯也退處林泉絕意仕宦而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每念時事慷慨太息或至流涕前後疏章辭氣激烈言論剴切讀之者爲之灑然易容常謂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以儒爲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務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慨也嘗自號曰冰壺則可想其氣像扁其舍曰隱峯蓋合圖隱重峯之號而寓景慕之意也所著抗義編及李大源傳湖南義兵錄三寃記事師友鑑戒錄混定編錄買還問答等書行于世坡山年譜之成也宣舉爲質于公且就

公之所述混定買還等編略貢一二瞽說公與之反覆焉
蓋將考遡淵源明審問辨以正古人疑信之傳而公遽易
簀矣淑夫人慶州鄭氏判官承復之女禮曹叅議孝終之
玄孫貞淑塞淵克順婦道事尊章以禮奉蘋蘩以誠制節
出納之際惟公志是承是奉上下咸服其慈戚疎皆稱其
惠公甚敬而重之生先公二年卒先公十三年葬與公同
原有男五人女三人男曰厚之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婿曰
鄭昌瑞梁一南曹挺有厚之娶滄浪公女生三男崟進士
崟生員嘗虞侯三女婿閔彭齡尹商弼崔處厚愼之娶叅
奉趙懋女生四男嘗嶺巢崟三女婿李徵遠梁之沆梁之

漢審之娶奉事閔禧女生二男鋈歲女婿洪命基鋈之娶奉事金義鳴女生二男嵩彦四女婿李瑱梁禹疇餘未行逸之娶宋杙女生二男鑾歲三女婿朴世亨梁之億餘未行鄭昌瑞生二男東五進士東圭梨一南生二男禹成禹反僉使一女婿白光時曹挺有生一男善行二女未行曾孫男女多不盡載宣舉滄浪之甥也竊聞滄浪嘗謂公有拔俗壁立底氣槩凡公所爲文字滄浪莫不與之參證焉亦嘗聞公稱滄浪不衰曰余少及先生之門未能終始承教所與開發者實在滄浪滄浪文德克繼前人而世無知之者云其相許與不翅深且重也宣舉既熟聞而習知矣

公之孫崟崟等以吾友市南俞公槩之狀來示宣舉請相幽堂之役宣舉不敢遽當而亦不敢終辭遂以所得於舅家者徵諸狀辭而爲之序次焉銘曰受伊洛之學倡東南之道者昔聞龜山今有牛山有曠世相感而慕義無窮傳有其語吾見其人闢邪之疏不減於峯論抗義之編能遡其坡源吾黨翕然而稱述寵秩榮加乎存歿是以爲後生之則用篆于幽宮之石

墓表　　南溪朴世采撰

牛山先生安公旣卒市南俞公槩狀其行曾西尹公宣舉誌其墓闡德表烈殆無餘憾矣乃者公孫崟又屬表陰於

世乘嗚呼其何敢辭蓋公生當　宣廟盛際委己賢師庶
幾使偉氣卓節得以有爲於世而中間因寇戎交亂倫常
斁滅遂至卷懷于湖徼後雖得値　仁廟中興羣賢彙征
乃堇一出以謝　朝命旋復還山憂憤晦遯以歿其身殆
近世一人而已始公在娠有異徵比長狀貌魁奇目光烱
然人知非常士也天資剛毅質直迥出常倫平生博學篤
行一以抗志自信爲主常曰古人所謂讀書只是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又曰如識得忠孝二字必能盡事
君親之道然後方可謂之識得稍長從朴竹川光前朴蘭
溪宗挺二公受書蘭溪試以言志詩公即草進辭意高遠

大被稱賞仍棄舉子業專意學問弱冠謁牛溪成先生于坡山執贄而請學焉時先生方罹黨禍辭而不見公累日拱立門外先生嘉之引與講習及辭歸復諭以眞實刻苦矯治氣質之道公終身服膺且錄所述朱門學法於家塾以守之及其充拓發越尚友古賢則又以我東圃隱鄭先生及重峯趙文烈公推爲名世眞儒因扁精舍曰隱峯以致其崇慕之志又爲趙公蒐輯遺文深信而篤好之不啻所謂曠世而相感者間輒喟然曰節義本學問中一事夫以儒名者類不知自勵于此切切然惟務繩尺拘曲之爲何哉由是其所論著無非所以闡師友辨邪正奬節義嗚

冤枉者俱可證明輔益於世道則是不特爲考跡察言之用己也性且至孝幼時所生母遘毒癘以歿公潛往號哭極哀家長覺之親加督責而後始出後値一家姪孫繼亾者十餘人人皆疑爲瘵疾而公終始莅喪少不動其於親戚舊故尤加敦恤輕財好施多行人所不能行者壬辰倭亂從竹川公起義旅叅謀幕下間詣體相鄭公澈論辨軍機鄭公大奇之及西虜再警輒皆糾合同志別成一軍以赴焉會値賊退解歸嘗於丙子亂後上封事數千言不避忌諱因請面陳自强備禦之策後因宮中巫蠱事極陳危亾之象皆不報然其忠愛憂傷出於至誠辭氣激烈往往

不覺流涕而痛哭傍人爲之感動與人交必信如聞其當
國施措雖在田野不憚與之商確世務冀其有所補益或
相規箴辭受之義甚謹嘗謂士君子大節只在於晚年出
處至論東西朋黨以爲此乃國家興亾所關痛心疾首關
之而後可以行道既以勉人而又必自靖其心遂乃甘忍
淪廢於窮海之濱而未嘗少詘也蓋公平日所以存心制
事動輒本於忠孝哲於義利之辨質慤宏遠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要其成就夫豈不出於學之博而行之篤
以造夫高明正大之域而又非所謂尊賢尚友以成其德
者否耶嗚呼其可也哉公諱邦俊字士彥世爲竹州人王

父諱舳掌令當我　中明閣屢徵辭以疾與金河西諸公名相埒父諱重敦進士實以其母兄僉樞公重寬子爲之後焉公自光海時屛居寶城　仁祖反正除敎官不就數歲復以吳相國允謙薦　除敎奬樹察訪始至京拜　恩而歸自是足跡一不及都下至　孝宗初趙文孝公翼力陳其贊請加招延爲國人矜式乃拜司憲府持平陞掌令皆力辭未幾因繡衣還　啓宜用優老典超拜工曹參議遂以　崇禎甲午十一月己亥捐館壽八十有二訃聞　命致賻禮葬于同邑先壠抱午之原後以遂臣陳請　特贈吏曹參判夫人鄭氏子五人厚之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女

三人適鄭昌瑞梁一南曹挺有是爲牛山先生安公墓表

祭文

年號月日門人生員崔尚虎銜哀雪涕謹具菲薄之奠敢昭告于隱峯先生靈儿下嗚呼先生之生夫豈偶然於世而竟不得施設者天乎時乎何其生民之無祿也先生大道宏德雖不能窺其涯涘而姑舉其萬一則以師友淵源之學得斯文正嫡之傳涵養之功己造高明之地不屑屑於拘束之末而謝筏登岸行其所無事也心遊千古之上而野老忘形體兀剛大之氣而陽和接物簞瓢之樂自如而君民之憂不忘於一飯經綸之術有裕而蘊櫝之珍能

保於居貞聞人之善若己有之褒之猶恐不及而所先者惟忠孝大節也尋常對人語必惓惓於是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明倫之道莫先於忠孝也振作激勵之方一切在是而採摭見聞記其實行既爲之立傳載蹟又爲之諭于鄉黨達之　朝著稗得旌善爲悠久不朽者多而以圃隱重峯兩先生爲平生期待至於重峯言論行事竭意蒐輯纂述成秩東還封事抗義新編等書是也壽梓廣布使忠臣義士見之而激切則崇奬前賢興起後人亦既至矣而以隱峯二字揭額於堂若面對唯諾於兩先生之間有造次不相離者然是知遇圃隱重峯之時則爲圃隱重峯

之事豈非先生分內事也眞儒名贊之辨學問節義之論
摭前贊之所未發而微言析毫妙旨剖竹至其歸宿處井
井如日星非淺有得於精一之遺法乎　恩召稠疊不改
初服藏修丘壑若將遺世而國有大事必瀝血緘辭千里
回天無異左右之啓沃其於致澤豈曰小補噫憲章諸贊
羽翼斯道戶牖羣蒙扶持世教冰清玉潔松貞岳峙乃先
生平生則所存者良貴也竊達何所論乎不肖余小子一
登門屏之下獲蒙不絕之恩亦云幸矣猥以愚下之資得
與進退之列優加憐恤曲賜德音剗去荊塞措示趨向提
撕雖切駑質難變盈耳格言旋踵電滅所居稍遠既不能

如意侍傍奔走舉業又不能頻數問侯反顧慙靦罪負實多而或於摳衣承誨之際仍傻寄音之時贈以不敢當之教愛重之意溢於言表追念及此不覺惶汗之沾體也嗚呼先生春秋雖過八耋氣力康寧道體敦確意謂百歲遐齡將可以享從當穩侍面丈仰承刮劘得解萬一之感以遂平昔之願豈意其遽至於斯乎已矣已矣斯文寥矣吾將安仰焉浦渚先生趙相國祭文有泰山頹矣天日無輝之語而果於襄奉之日陰霏不開終夕無輝相國此語非偶然而先生永窆之後相國繼以辭世吁心同道同生既幷世逝又同時如此神交古今罕有泉下相從其亦可想

而仍念兩節當日之眷眷至此而尤可驗矣嗚呼日月如流初朞已至轉眄之間遽換星霜容儀寂寞瞻望無所余小子夢裏升堂幸得屢度丁寧訓誨宛如平日覺來無及穹壤茫茫顧余不肖久爲大德所容而今者夢寐之中依然覿德者安知其精神彷彿之間策勵魯鈍而使自警省耶言念及此只自愴惘言有盡而情不可終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門人生員鄭琰謹具菲薄敢昭告于先生靈几前嗚呼天之生大賢人豈偶然哉欲其扶世教而立人紀也苟無賢人君子出而爲之教則世作長夜人之道滅矣

先生生乎衰季之下有志性理之學早遊牛溪之門遠紹濂洛之緒藏修於一室之內而不貴軒冕逍遙於山水之鄉而雲視富貴其造詣之精踐履之實雖古聖賢蔑以加矣而居常語人曰所貴乎學者以其明人倫也明倫莫先於忠孝人苟有孝親忠君者則罄折歎服猶恐不及立傳記事不一其人而立心以圖隱重峯自期待掲堂號曰隱峯先生志節大槩如斯薫先生之德者有所矜式而自新聞先生之風者有所感發而興起則先生之扶世敎立人紀也蓋亦大矣至於前代之興亾千古之得失了然於心上而論刻於談間則稽古事擊羣蒙者豈曰小補之哉雍

容底氣象藹然於接物之際人無愚智待之如一諄諄惓惓不厭不倦欲使同歸於善德音所加孰不心悅而誠服不肖無狀出入門下者二十有二年于茲學問言行動靜雖未能學得其萬一警咳之私誘掖之勤何可食息忘也先生不量小子之不肖數日不到門庭則必使人招之凡所愛恤之情出於尋常藹藹義則師生恩猶父子不肖之身喜有所依歸仰之如北斗孰謂先生負杖晨歌泰山忽頹乎嗚呼先生以一代仁賢享年八十二歲先生可謂有其壽矣士君子出處晚節爲難而先生出處始終無愧先生可謂得其全矣先生雖位不滿其德而安坐林泉不求

而至非所謂修天爵而人爵至者乎滿庭詵詵皆是謝家之寶樹則非所謂積善家餘慶乎及其易簀也精神氣力無異平日覆衣假寐而侍側之人莫知辭世則從容就歿孰有如先生者乎嗚呼天下之達尊有三先生兼有之生順死安昔贊所美而先生亦能之在先生無有遺憾而小子後生無所考德而問業焉則吾將安仰嗚呼痛哉提誨之音在耳而函丈云胡已空耶端嚴之儀如昨而襄事云胡已及耶先生之在世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先生之棄世斯文無傳學者無師嗚呼以先生經濟之才有所設施於當世則文明之治不難致矣而韞櫝自珍民不被其澤是

亦生民之無祿也歟雖然先生所著編錄已行於世而邪正賴之以得辨是非因之以獲明則先生之道不可謂不行於世矣癸巳秋先生徙倚胡床偶吟廣庭無主草蕭蕭一句進小子而語之曰此句率意而輒發於口余之在世將不久矣豈意歲纔周而遽至於斯也執紼今日承誨無路只見庭草抽綠觸目增悲追思當日面命之辭小子摧裂之情曷其有極蓋上以爲斯文痛下以爲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門人元履一謹具酒食之奠奉酹于隱峯先生之靈嗚呼哀哉惟天賦予性同愚智曰惟先覺做人樣子

微我先生後生何述親襲餘光浸膚浹骨顧余小子稟性至愚既癡且狂物只何殊自承函丈免譏襟裾叨陪門下三十年餘升堂之許日前雖昧鳴鼓之攻竟無吝悔生三事一聖訓昭載年纔學數嚴父見背從母南來鞠育是賴流離且貧甘旨未充誠微愛日罪積于躬不自死滅復遭今日事親不孝尊師無道於入於出而罪莫大有疑誰難有問誰答於何考德於何隸業古今典禮無所講習諸家傳註不復證訂嗚呼痛哉吾將安放點撿手跡贈言如昨開展欲讀感淚先落他日泉臺倘續人事攝齊重趨親承妙旨罷悲還樂無窮期矣精靈不昧庶幾鑑此嗚呼痛哉

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次乙未正月丙戌朔初四日己丑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趙翼謹以酒食之奠敢昭祭於亡友近故工曹參議安兄牛山先生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幸生一時兩地絕遠相望天涯自聞高義實切慕仰中間洛師幸獲所望相遇歡然遂如故知肝膽相照幷去毛皮傾蓋如舊昔人所美意氣相合今古一揆自是分離餘三十年音書雖傳會合無緣又況年來衰老乃及無計命駕長恨離索嘗有書言地下爲期今而果然此痛爲誰嗚呼哀哉惟兄冰玉之清霜雪之潔自年十九千里北學負笈坡山夙聞

道義捐去俗習絕意名利考槃在澗洋洋衡泌　上聞高
名畀以職位歷試庶官遂至參議一皆不就浮雲是視賢
賢慕仰出於至誠悉意蒐輯重峯先生言論義烈昭如日
星湖南義士晉州守城亦皆訪問編錄刊行一代義士幷
得留名高風偉節表儀南紀今也不幸泰山頹矣一方士
子遽失所依相弔含悲天日無輝若余者平生傾慕長歎
離違時因金玉猶慰渴飢今焉已矣無復徽音悵望南天
悲悼曷任一哀遠寄蕪辭是緘尚冀不昧俯鑒此心嗚呼
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延安李壽仁謹以榼肴壺醑遙祭于牛山安先

生靈涎而哭之曰惟靈千載高士一世偉人山野高蹈湖海隱淪翩羽斯舉淵潛自珍年未勝冠執贄賢門操履敦確學有淵源集義爲氣養之以直勁草獨秀高山卓立往在時屯脩街如漆衡門考槃碩人貞吉揭厲不迷括囊無咎浮雲萬變其樂囂囂晚際昌期始被一命暫出還歸志堅恬靜一室自娛神清氣完用舍行藏隨遇而安逮至當宁擢置諫諍優老有典秩以貳卿公雖在野志眷家國

朝政得失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德益積祝公黃髮爲世矜式如何不淑而遽長辭殄瘁之詩朝野同悲念昔登門幸惠討論揚扢古今讜議津津宣髮丹輔符彩如神病

蠶窮峽再未襲薰音墨記存感德無垠嗚呼哀哉疾未診藥計未躬哭矯首東望寢門含感嗟余之慟曷有其極日月不居初朞奄迫一觴代奠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次乙未正月丙戌朔三十日乙卯族孫金浯爲疙神所沮不得躬往葬會謹遣家僮以酒果之奠敬祭于隱峯先生之靈柩前嗚呼哀哉後圃隱起慕圃隱節繼重峯生躡重峯跡茲揭隱峯號其菴曰慨節義泯義錄是輯悶是非混論辨斯作平生哀筆耀人耳目其餘奇行衆莫能及嗚呼哀哉弱冠從師拋舉子業半世山林嘯傲俗物不起三徵寧赴七辟九重雖遠危言屢徹　天聽雖藐孤忠益

切抗節青霄揚名白日人思有爲天奪胡遽嗚呼哀哉歲
在白虎駕枉蓂室松影鶴骨精彩洞澈語及先世辭懇意
惻繼以鐫誨吾心有得擬陪杖履頻承嘉說地左身痾心
違望缺孰謂於今遽爾永訣嗚呼哀哉小子不類身蹇命
薄千憂外攻百患內鑠斂不憑棺葬不執紼南望大哭萬
事已息貫古之識今復何適雙峯峨峨連水潏潏一杯遙
辭萬古今夕嗚呼哀哉尚饗

惟靈卓落之姿剛中之德早得賢師以之依託篤實工夫
程朱爲的感慨慕仰隱峯是式出處之際是非之間言言
明白節節剖判腔血叫閽直氣干雲不知何慍永遯邱園

書生志大堯舜君民　聖朝招延水部佐貳天與其壽八
旬逾二歸然靈光瞻仰所同孰謂今日奄忽考終嗚呼哀
哉憶在南服訪于衡門隨事奉質以祛疑紛自茲以往久
蒙薰沐每奉規誨中心佩服頃我就洛消息暫隔遽承凶
音失聲長哭嶽摧喬峯犢亾靈龜從今後生于何考咨往
蒔之頃春生旅舍即遠有期迹阻會下德音難忘千里馳
情緘辭致奠以薦微誠遙望湖天有淚如泉靈其不昧肯
顧漬綿嗚呼哀哉

尹宗之

大溪書院復享祭文

李光錫製

道之將廢也命尊賢之祀典久虧天其未喪斯文建祠之

縟儀重舉士林增氣學舍生輝惟我先生湖南碩儒坡山
後學講明吾道之緼奥洞見大源沈潛聖學之精微直契
正脉仰若泰山北斗人得依歸推爲儒林宗師士有考德
治世務數十策論得失於一時混定錄若干篇明是非於
百代奥在丙子之歲倡起勤王之兵正學正事正言扶
植已著於當世有功有德有道褒奬乃行於先朝廟宇
翬飛國人有所矜式牲牢孔碩文風佇期作興頃緣黨人
之妨賢未免巧舌之搆誣常禋遽廢英靈之妥揭無憑吾
道將窮善類之隱痛靡極纔允賜額之請還見毀宇之歎
奚但聖明主好善之風至今日而始墜抑恐我先生闡道

之學暨尋常而無稱今當更化之日幸有復享之舉答六載顒若之望八路均歡開萬世太平之基多士共賀春秋杞奠無愆駿奔之儀章甫聳瞻示裨蛾述之化於戲天運之顯晦相繼縱有毀復之殊人心之好惡己明可見國是之定文教丕闡允爲斯世之光廟廡如初咸仰崇奬之德茲涓吉日虔告祝詞想精爽不昧者存冀芬苾庶幾來格

大溪書院　賜額祭文

國王遣禮曹正郎林世弼諭祭于　贈參判安邦俊之靈惟卿挺生南服天姿傑卓早師儒宗篤志力學不屑舉業爲己專功志潔冰壺氣壓華嵩平生行誼忠孝推原慨傷頹

俗節義是先堂扁隱峯寤寐先哲書編抗義圖揭遺躅歲
在龍蛇奮袂同仇糾合義旅體府叅謀暨丁與丙前後社
難寇退言旋義聲斯振東海思蹈西山緬想素畜既深遇
變益壯癸亥清明首登劍嶺暫屈督郵旋歸初服式至
孝廟搜揚潛邸荐除臺省擢至緋玉固守東岡不渝終始
志在殉國心豈忘世炯然一念恆切葵傾屢陳危言驚破
聾瞽公平秉心深嫉黨論消長淑慝有嚴其辨霄壬醜正
兩贔受誣抗章痛斥鬼魅罔逃曩屬昏濁誣及　聖烈石
室秘藏顛倒黑白卿纂混定据實直述大史採摭昭洗誣
筆念卿志業大裨世道睠彼湖嶼考槃之所遺風不泯多

士景慕建祠妥靈于以俎豆庸錫新扁寵以光榮一辦明
藏庶歆寻誠

大溪書院移建奉安祭文　　判書李敏輔製

猗歟先生間世豪英三問嘉徵稱年儁聲坡山受業石潭
同型委身服事作我繩程進修之密器宇之宏卓立其大
忠孝則幷禮篤居憂義彰糾兵剗心擔脊常倫大經値世
昏斁遁跡釣耕運回淸平寵糾弓旌羣公推挹介石彌貞
憤彼邪喙法門榛荊混定編就抗義書成牖迷立懦霧廓
雷轟功侔一治嘆夢如醒南服嵬望北斗高名衆善細行
曷容盡形黨誣逞憯非辱乃榮道學氣節終始光明肆式

衿紳遠近均誠百載芬苾肅茲尊鋤惟其歲久榱棟或傾
厥初創基懼未占平僉謀一辭移卜重營咫尺改搆形局
無叟　恩賜院號寶額愈晶捨舊就新冀以妥靈吉蠲始
事牲酒肥馨神降蹤連氣薄峥嶸啓佑無缺永聳瞻聆

道山書院上梁文　　掌令盧文翰製

民之秉彝好是德咸切彖贊之誠歿而祭社在斯人聿栩
妥靈之宇士聞風起工不日成先生奎壁凝精山河毓氣
授正誠格致之學樂從賢師忘富貴利達之心恥爲俗士
窮理盡性法明道循序之功行敬言忠佩思叔修身之戒
學業由是大進華聞以之益彰島府清班招賢之命幾隆

牛山別業養眞之計彌堅兼天下之達尊德一齒一設河
間之教授道存師存胡濬菴斥和之章以臣妾而爲恥
范文正憂君之念處江湖而不忘痛　朝廷之朋比欲攄
三代上治化著羣黎之行蹟卞別百代後是非晚厭寶邑
之棲暫就珠鄉之勝山明水麗任杖屨之逍遙蘖苦冰清
樂簞瓢之冷落陽城居晉之鄙良善幾千康節入洛之中
窩供十二明窓靜几對聖賢於遺經鶴髮童顏作神仙於
下界何料離日之欲昃遽致箕裔之還明易華晥於曾門
吾將何仰摧天柱於衡岳士泣相逢霽月光風只傳生前
之爽氣緇帷講帳忍看席上之芳塵三年獨居未盡若喪

之痛百世可式爰講尊奉之儀惟盛德入人也深故多士
攘袂而作發天地之慳秘者方青牛占日辰之吉良徵事
白鹿徠松甫栢纔借魯民之輸斗拱星欒叟聘虞倕之巧
接大賢之竹廟精忠尚存隣將軍之石碑義烈如昨棟宇
蓋取諸大壯勢出重霄有斐不可諼也山形有似乎武夷
川爲九曲斯文其在茲乎秋禮冬詩爭喜講磨之有所耳
提面命若奉警咳之餘音先師之爽靈永依茲成善頌小
子之情禮可畢同舉脩楳拋楳東數疊聯珠水鏡中何處
塵心消遣盡一輪明月上梧桐拋楳西海雲沉黑日初低
漁翁釣罷歸來晚烟雨江村一逕迷拋楳南玄鶴巖頭有

小菴鶴背仙人吹玉笛白蘋紅蓼滿江潭拋棹北古城脩竹參天碧沉吟倚傍曲欄頭時有螺音吹過壁拋棹上太極茫茫含萬象凌虛引手扶天河欲注人間洗慈浪拋棹下古木回巖風滿樹焚香默坐閱殘經名利何曾入夢乍伏願上棹之后智仁兼樂文獻兩徵日就而月將下學而上達君子之道鳶飛魚躍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理貫天淵昭揭宇宙絃誦聲沸蔚爲鄒魯之鄉髦俊賓興竚賁唐虞之治

牛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終

牛山先生年譜跋

年譜何謂也人自幼少之時至考終之日其偉行懿德據實而備錄者也蓋我　先祖牛山先生根天純孝至道大德造詣之精深行誼之崇茂莫如年譜末山李公基敬下筆梳刷刪其煩約其文於是蘊藉成秩未及剞劂莊之篋笥者久矣族姪命紀言於余曰年譜之迄于今未刊者實爲子孫之羞恥士林之慨惜欲與諸族相議經畫凖事余聞而樂應若沉疴祛體遂分爲二編第一先生平日言行事實第二遺事及祭文至於行狀墓文則雖著本家集中不能無訛誤處今從原本正之幷

以鋟梓壽傳此亦天之顯晦有數而然歟余以莠辭脫
筆何敢言嘉其事略記焉
崇禎紀元後三乙丑季冬上澣不肖六代孫處鈺謹跋